

離

騷

集

釋

國學小叢書

衛瑜章集釋





集釋者
王衛雲
編者
王瑜章
五

國學
小叢書

離

騷

集

釋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屈子文，漢志著錄，稱屈原賦而已，離騷古亦未嘗以經名也；離騷之以經名，權輿王逸，而蕭選仍之，洪慶善謂非原意，是已。孟堅言宣帝時，九江被公名能爲楚辭，而朱買臣亦以言楚辭見徵，當是時，已非盡人能通其讀，可知矣。余承廬州師範講席，授離騷，適爲諸生刺取自逸以降，至於時賢，無慮數十家，衷羣說，發恚趣，章擗其義，句求其詰，要使能通其讀爲歸。烏虜！荆楚始基，自熊繹；躋鼎盛，實爲武莊；比其衰也，蓋自懷王始；懷王以其昏愚無用之身，不知忠臣之分，蹙地喪師，貽羞無窮，天下之至愚，未有如斯之甚也。屈子生丁斯世，蒿目時艱，終不周於若人，蹇產無所告語，於是託其菀結侘傺之孤懷，發爲累歎惓悽之感喟，鬱而爲瑰璋閎肆之文章，楚社旣屋，屈子之文，麗重離而長垂矣，非尤可哀者歟。

夫屈子雖罹否塞，歷百憂，一往沈冥，以思夫遵道崑崙，容與流沙，而卒不忍忍置君國以遠，遽然忠愛，是足亙百世而不敝。今天下益多故矣，盱衡關東，永淪異域，彼雅負天下望者，乃去宗國其如遺，曷爲其終無臨睨舊鄉時乎？後之君子，籍其書，得其用心，蓋關係於世教匪細，若夫文辭之美，不可幾及，抑末也。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吉衛瑜章。

例言

傳楚辭者，劉安而後，迄於隋唐，無慮數十百家，今多不傳；最通行者，惟王叔師洪慶善朱晦庵之注而已。昔賢謂大別之，可分爲四派：一爲訓詁派，王逸等是也。一爲義理派，朱子王夫之等是也。一爲考據派，吳仁傑蔣驥等是也。一爲音韻派，陳第江有誥等是也。余謂尙有詞章派，姚鼐梅曾亮等是也。五者不備，不可以通楚辭，不可以讀離騷。本書網羅衆說，衷於一是，欲使達於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境而已。

史遷傳原，略而不詳，爰採諸書，別爲疏記，於屈子生平，及作離騷時代，頗有論列，亦讀其書，論其世之義云爾。

騷韻異於今讀，先哲據此與三百篇以攷古音，是卽古韻書也，因爲離騷韻譜，附於卷後。先列廣韻，明今讀也，次取陳第張德純顧炎武孔廣森段玉裁江有誥及方績父子鄧廷楨戚學標之說，明古韻也。其方氏屈子正音中，襲用陳氏顧氏，而未標明者，則覆按原書，冠其姓氏云。

近人聞一多爲離騷解詁，載於清華學報，亟購閱讀，剞解良多，搜討故實，尤能左右逢源，以故採摭聞說特多。

民國丙子花朝前五日識。

目次

自序

例言

離騷集釋……………一

史記屈原列傳疏記……………三三

屈原別傳……………六一

離騷韻譜……………六五

參考書目……………七九

後記

目次

—

離騷集釋

帝高陽之苗裔兮。

王逸曰：「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屈原自道其本與君共祖，是恩深而義厚也。」朱子曰：「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馬其祖曰：「史公列傳

大書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同姓之臣，義無可去，死國之志，已定於此。」

朕皇考曰伯庸。

洪興祖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聞一多曰：「王注：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案九歎

逢粉篇曰：『伊伯庸之末裔兮，諒皇直之屈原。』是劉向謂伯庸爲屈原之遠祖，與王逸以爲原父者迥異。疑劉是而王非也。皇考之稱，稽之經典，本不專屬父廟。詩周頌離篇，魯韓毛皆以爲禘太祖之樂章，而詩曰：『假哉皇考。』此古稱太祖爲皇考之明徵。（王闈運亦謂皇考爲太祖，蓋即本此詩爲說。）以彼例此，則離騷之皇考，當即楚之太祖。漢書章玄成傳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者，爲太祖。』是離騷之皇考，又即楚始受命之君。且禮記祭義篇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楚人之祖，出自高陽，楚人禘高陽，當以其先祖配之，然則屈子自述其世系，以高陽與先祖之名並舉，乃依廟制之成法。劉向此說，必有所受。王逸徒拘父死稱考之成見，翻然易之，豈其然乎？至於楚之太祖，究係何王，則史乘缺略，驟難臆斷。一瑜章案：「聞從劉說，允合古義。皇考既爲楚之先祖，其熊繹乎？楚世家：『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左昭十二年載右尹子革對楚子云：『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楚之始封創業之君爲熊繹，是史有明文。」攝提

貞於孟陬兮。

王逸曰：「太歲在寅爲攝提格，正月爲陬。」戴震曰：「馬季常注洛誥云：『貞當也。』蓋攝提之年，當孟春寅月。」劉師培曰：「原之生，當在楚宣王著雍攝提格之歲，正月二十一日也。」

惟庚寅吾以

降。陳第曰：「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古音洪。

王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錢杲之曰：「一度，猶愆也，初度，謂幼時愆度也。」林雲銘曰：「初度，初生時氣象，便與凡人不同，下文許多度字，俱本於此。」

肇錫

余以嘉名。

王逸曰：「肇，始也，錫，賜也。」聞一多曰：「劉向九歎離世篇曰：『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云原之名字，得於兆卦，則是卜於皇考之廟，皇考之靈，因賜以此名此字也。肇，兆古通，詩大雅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兆，商頌烈祖篇，肇域彼四海，箋曰：肇當作兆，是其證。』」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洪興祖曰：「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王夫之曰：「平者正之則也，原者地之善如均平者也，靈善也。」張漢曰：「原與元通。」

易元善之長也，均字亦射原字，李光地引詩駒駒原隰。」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陳第曰：「古音泥。」王逸曰：「紛，盛貌。」朱子曰：「脩，長也，能，才也。」錢杲之曰：「重，猶加也。」

扈

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辟芷

陳第曰：「古音皮。」王逸曰：「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戴震曰：「此以芳草比嘉言善行。」龔景淵曰：「喻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

聞一多曰：「唐寫本文選集注本篇注，引陸善經曰：『扈帶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王逸曰：「汨，去貌，疾若水流也。」瑜章案：「汨，从日，與汨羅之汨異，騷賦多用汨為狀詞，懷沙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招魂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揚雄河東賦，汨低回而不能去兮，左思吳都賦，汨乘流以砰宕，皆是也。注者或訓流，或訓疾，或訓行，或訓去，皆緣詞立訓耳。」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王逸曰：「搴，取也，阰，山名。」戴震曰：「南楚語，小阜曰阰，大阜曰阰。」王閔運曰：「木蘭，辛夷花，如薔苳，故曰蘭，蘭蓮古字通。」

陳第曰：「古音姥。」王逸曰：「攬，采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王逸曰：「淹，久也。」方苞曰：「朝，夕攬，無須與離，蓋好脩以為常，故終則九死而不悔也。」

王逸曰：「主，遷曰：淹，久也。」

也。」李詳曰：「代序代謝也，古人讀序爲謝。」瑜章案：「李說甚確。大招青春受謝，日知錄云，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注，豫讀如周成宣謝之謝，周禮作序，可證謝謝序古同聲得相假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

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瑜章案：「美人，王逸洪興祖朱子蔣驥方苞皆以爲喻君，蓋指懷王；朱冀謂亦可云大夫自况，朱駿聲馬其昶則以爲泛指賢士，戴震引紀昀，又以爲喻盛壯之年，余謂王逸之說是。」不撫壯而棄

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朱冀曰：「言吾君不於撫有全盛之時，早除穢政，已失事機，今國步如此，何尙不改前此之所作所爲耶？兩句有抑揚，有顧盼。」馬其昶曰：「穢謂當時稅政敝俗。」聞一多曰：「壯有美盛諸義，說苑

權謀篇，「安陵君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壯莊古通，莊亦有美意，神女賦，「豐盈兮姝莊，悼李夫人賦，「縹姚乎愈莊，類聚十二引袁松山後漢書，「明帝名莊，字子麗。」本書壯字多用此義，下文佩纓紛其飾兮，又紛獨有此飾，又及余飾之方壯兮，壯飾即飾飾，皆謂美盛之飾也。撫壯與棄穢，相偶爲文。」瑜章案：「聞一多乘同。」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王夫之曰：「言美人能以運募爲憂，而改度，如駕良馬，騁康莊，則吾導之以長驅矣。」龔景瀚曰：「先路何在？法三后而已。」瑜章案：「來詞之則也，下文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棄而改求來詞之乃也，前人以來去釋之，則詰竊爲病矣，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來有爲句中語助，有爲句末語助，獨此又爲句首發語詞。」

右第一章 瑜章案：「以上敍己與楚同姓，則義不能去國；皇考錫嘉名，則應無忝所生；術業既修，

美善畢集，時乎不再，敢不亟亟爲吾君與吾相導其先路乎？」

昔三后之純粹兮。王夫之曰：「絲無類曰純，米精曰粹。」戴震曰：「三后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之也，今未聞，在楚言楚，其熊繹若敖蚡冒三君乎。」固衆芳之所在。陳第曰：「古責」

止。」威學標曰：「在从才聲，才古讀慈。」林雲銘曰：「衆賢交集。」雜申椒與菌桂兮。戴震曰：「以其似菌竹，故名，譌作菌，非。」沈德鴻曰：「菌桂即今肉桂也，凡經傳言桂，皆非今之木犀，唐以後，始名木犀爲桂花。」豈

惟紉夫蕙蒞。同芷。王逸曰：「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

得路。何桀紉之昌。狷披。王闕運曰：「狷同。被兮。同。被兮。同。披自恣之貌。」夫惟捷徑以窘步。錢采之曰：「夫猶彼也。」林雲銘曰：「所行惟取速小，以圖便安，究竟一步亦行不去。」謝无量曰：「賢明國」

君或政治家，總循正當軌道，惡君壞政治家，就歡喜捷徑，此上批評楚國從前政治或政策之好。」惟黨人之儉樂兮。林雲銘曰：「爭龍行譏，如尙官斬尙輩，把舉國聯成一氣，謂之黨人，此輩只圖苟且便安，不計及國家利害。」路

幽昧以險隘。陳第曰：「古音益。」林雲銘曰：「所行者不光不大，所謂捷徑也。」謝无量曰：「邪黨行險，暗指當時聯秦一派。」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王逸曰：「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王夫之曰：「敗績車覆也。」蔣驥曰：「言」

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聞一多曰：「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輔。』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案：黃說郵檮，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云四輔之職也者，尙書大傳，『前曰疑，」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

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聞一多曰：「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輔。』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案：黃說郵檮，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云四輔之職也者，尙書大傳，『前曰疑，」

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聞一多曰：「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輔。』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案：黃說郵檮，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云四輔之職也者，尙書大傳，『前曰疑，」

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聞一多曰：「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輔。』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案：黃說郵檮，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云四輔之職也者，尙書大傳，『前曰疑，」

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聞一多曰：「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輔。』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案：黃說郵檮，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云四輔之職也者，尙書大傳，『前曰疑，」

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聞一多曰：「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輔。』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案：黃說郵檮，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云四輔之職也者，尙書大傳，『前曰疑，」

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聞一多曰：「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輔。』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案：黃說郵檮，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云四輔之職也者，尙書大傳，『前曰疑，」

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案疑之言廢也，丞承古通，車前覆則廢止之，後傾則承持之，輔弼之義亦然。四輔之名，蓋亦起於車輔，故王引以說奔走先後之義。』錢杲之曰：「腫足跟也，武足跡也。」謝无量曰：「指原要加入政治運動，暗含造憲使齊，周旋外交等事。前王指三后，腫武繼續先代政策。」**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陳第曰：「上聲。」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齎，疾也。」 景瀚曰：「說文齎，炊肺疾也，玉簫炊釜也，王但訓爲疾，似未盡其義，蓋其中有物而氣不可過，怒之蓄於心者深，而見于色者也。」

洪興祖曰：「荃與蕙同，莊子得魚而忘荃，音義云，崔音孫。」**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陳第曰：「會音晏。」王

逸曰：「謇謇，忠貞貌，舍止也。」林雲銘**指九天以爲正兮，夫維靈脩之故也。** 龔景瀚曰：「九天，九重天也，天問云：『圜則九重。』正，證也，指天誓日之意。」王

夫之曰：「靈善也，脩長也，稱君爲靈脩者，視其所爲善而國祚長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陳第曰：「古音拖。」朱冀曰：「有他云者，言君有惑志於他人也。」王夫之曰：「成言者，史稱平爲

楚合齊以擯秦，懷王怒於張儀，合秦以絕齊，此敘王始信己說，繼而內惑鄭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陳第

外聽張儀之邪說，已力爭不勝，爲被放之由。」戴震曰：「遁，說文遷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陳第

曰：「古音訛。」林雲銘曰：「己之見疏不足恨，但君德無常操，不足與有爲，是可悲耳。」**右第二章 諭章案：「以上言先代治亂之故，昭然甚明，目擊讒人行險誤國，心所謂危，敢不竭智**

盡忠，以冀治亂持危，孰意君竟二三其德，一至於此！」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王逸曰：「滋，蒔也。」洪興祖曰：「釋文作蕪，音蕪。」又樹蕙之百畹。古畝字。陳第曰：「古音米。從田每聲。」畦音

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王逸曰：「留夷，揭車，杜衡，皆香草。」方苞曰：「此喻已所培養滋植之衆賢也，則以長育人材爲己任，可知矣。」冀枝葉之峻茂兮。願蒨時乎

吾將刈。王逸曰：「冀，幸也。峻，長也。文選作萑。」五臣云：「茂盛也，刈，穫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陳第

曰：「古音意。九辨招魂穢皆此讀。」王夫之曰：「在己之萎絕何傷，而羣賢坐絀，蓋古今之通恨也。」林雲銘曰：「今身雖不能進用，何傷於彼；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可哀！」方苞曰：「前以草木零落喻盛年之逝，故此以萎絕喻遭廢斥也。」衆

皆競進以貪婪兮。馮不厭乎求索。王逸曰：「愛財貪愛貪婪。」馮不厭乎求索。陳第曰：「古音素。」王逸曰：「馮，滿也。楚人名滿曰馮，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也。」瑜章案：「馮其昶釋馮爲貪，與上貪婪犯重不可從。」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曰：「羌，楚人語詞也。」王引之曰：「如心之謂恕，君子如其心之忠也，小人如其心之邪也，小人以己之貪，度人之貪，因生嫉妬。」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王逸曰：「言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曰：「七十

曰老，冉冉行貌，立成也。」五臣曰：「冉冉，漸漸也。」錢果之曰：「脩，亦遠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陳第曰：「古音央。」吳仁傑曰：「考落英云者，謂始華之時，故沈存中言，採用花者，取花初敷時也。」

蔣驥曰：「舊傳王介甫詩，殘菊飄零滿地金，爲歐陽永叔所誤，洪慶善訓落英，亦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解如我落其實之落，而史志道菊譜序又云：『菊自有落不落二種，但衰謝之花，豈有可餐，應如

詩之訪落，落訓始，謂始開之花耳。余按，落字與上句墜字相應，本極言清質之況，何必以哀謝爲嫌？強覓新解，殊覺欠安。」
瑜章案：「吳說蓋與史同，史之行輩尙先於吳也，風子之意，雖未必然，要可備一說耳。」
荀余情其信媠苦

切以練要兮。朱子曰：「練要，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洪興祖曰：「信媠，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長顛頷音坎亦何傷。意。」朱冀曰：「練要謂與王圖議國政，皆諸練國勢敵情，而舉必扼要實，可見諸施行也。」

王逸曰：「顛頷不飽貌。」馬其祖曰：「此四句言餐飲之清潔，下四句言佩服之芬芳。」
擊木根以結苴兮，貫薜荔之落葉。擊同攬。陳第曰：「藥古音里。」王逸曰：「擊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藥實也。」

錢杲之曰：「木根未詳何木。」沈德鴻曰：「薜荔，薜即矯菌，桂以紉蕙兮。」五臣曰：「矯舉也。」索胡繩之纒纒。陳第曰：「古音徒。」王逸曰：「胡繩

香草也，纒纒索好貌，言以善自約束，終無倦忘。」方苞曰：「此自喻當官守道，審固而不可搖奪也。」曰擊曰結曰貫曰矯，皆堅持固攬之義，九章所謂重仁襲義也。」
審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王逸曰：「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孫志祖曰：「審賢大夫，諫其君不

曰：「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孫志祖曰：「審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死，周合也。」張惠言曰：「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謂其死也。」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彭咸殷

黃伯思云：「楚語也，則不作審諤解。」陳曰：「服音逼。」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咸學標曰：「艱縮文作艱，故艱有喜音，與賢大夫，諫其君不

聽，自投水死，周合也。」張惠言曰：「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謂其死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威學標曰：「艱縮文作艱，故艱有喜音，與

些百姓，征戰則危其身，賦斂則奪其財，謀生多少艱難，如何再當得滿朝求索！」
余雖幽脩媠以鞿羈兮，王逸曰：「羈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朱子曰：「言自羈束，不放縱也。」威庸拜經日記曰：「王注云：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媠好之姿，絕遠之智，釋脩字，媠好之姿，釋媠字，不言好脩。余雖脩媠以鞿羈兮，與上荷余情其信媠以練要兮，同一句法。舊本脩上有好字，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行。」
王念孫曰：「雖與唯同，君余唯有此脩媠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羈

唯蟲能天釋文一本唯作雖。張渡曰：「朱說是脩姁，以鞿羈，猶言束身以自好耳。王念孫从王逸注，非也。」
審朝諄音而夕替。王逸曰：「諄諫也，替廢也。」王念孫曰：「審詞也，非上文審誓之誓。」既替余以

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王逸曰：「纒，佩帶也。」謝无量曰：「朝所諫正，施政治，夕就被他們廢了，蕙芷都是比譬美政。」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陳

曰：「古音喜。」謝无量曰：「此段說他所建設的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王逸曰：「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

政策都已替廢，但他甯死仍說他的政策是好的。」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王逸曰：「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

貌。」王夫之曰：「民人也。」方苞曰：「以懷王之昏迷，而見謂浩蕩，忠厚之至也，惟無思慮，故不能察正人愛君之心，亦不能察黨人嫉妬之心。」瑜章案：「方申王逸說，意尤深厚。」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諂諂

謂余以善淫。王逸曰：「蛾眉好貌，諂諂毀也，諂謂諂也，淫邪也。」蔣驥曰：「衆女喻黨人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偃音規矩而改錯。王逸曰：「偃背，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王夫之曰：「追曲，隨意曲直，無定則也。周容，比周以求容。」錢澄之曰：「原作憲令，楚弊政多所

矩繩墨而周容以爲度矣，其變色佞倖，不惜其身，惜其度也，故一則怵鬱邑，怵音余佞倖兮，吾獨窮困乎此時。陳第曰：「古

曰哀民生之多艱，再則曰相觀民之計極，而終之以莫與爲美政。」同。余佞倖兮，吾獨窮困乎此時。陳第曰：「古

也。宵溘死以流亡兮，洪興祖曰：「溘奄忽也。」余不忍爲此態，陳第曰：「古也。」謝无量曰：「不願附和。」驚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

方圖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王逸曰：「攘除也，詬恥也，含忍罪過而不

去者，欲以除去恥辱。」王闈運曰：「攘取，詢病

去者，欲以除去恥辱。」王闈運曰：「攘取，詢病

去者，欲以除去恥辱。」王闈運曰：「攘取，詢病

去者，欲以除去恥辱。」王闈運曰：「攘取，詢病

也，已欲屈抑以從俗，忍衆人之所尤，則將取病前脩也。」瑜章案：「攘訓取，詢訓恥，是也。忍尤攘詢，猶言忍恥含辱耳。儒行注，詬病猶恥辱也。詬同垢。左傳宣十五年，國君含垢，釋文垢本作詬，是矣。不忍爲此態，承上文儻規矩背繩墨言。忍尤而攘詬，承上文嫉余娥眉譏詆喜淫言。」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王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人之所厚，王解皆非其意。」
張德純曰：「伏猶服也，厚嘉許也，受謗於羣小，而見許於聖人，屈於一時，而信於百世，從遠之間，不再計決矣。」
謝无量曰：「此段自述他政策失敗，因甯死不願與異黨結合。」

右第三章

瑜章案：「博求賢士，置之君側，秉執忠正，修己事君，屈子之所知，如是而已。」

咸之遺則，曰寧溘死以流亡，曰伏清白以死直，是則生死以之矣。處死之道，審之已熟，至若忠佞不同心，薰蕕不同器，前世固然，吾莫如之何也已。」

悔相去聲，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王逸曰：「悔恨，相視，察審也，延長也，佇立貌。」
朱冀曰：「延佇乎，語意與孟子王

庶幾改之，二句，神情極相似。」
謝无量曰：「此恐是指懷王忽然悔悟，召回屈原，佇待其歸，屈原亦欣然回車，以行迷未遠，尙可補救。」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俞樾曰：「囊

傳，左師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玉篇作步。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王引之曰：「焉猶於是也。」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洪興祖曰：「離

遭也。」襲景瀚曰：「離尤，言獲罪也。」謝无量曰：「恐是召製芰荷以為衣兮。鑿芙蓉以為裳。」鑿古集字。王逸曰：「芰，蒹葭也。荷，芙蓉也。」

上曰衣，下曰裳。」吳仁傑曰：「蘇軾演義云，芙蓉花之最秀者，色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王逸曰：「岌，

長余佩之陸離。王念孫曰：「陸離有二義：一為參差貌，一為長貌。下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司馬相如大人賦云：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粲以陸離。皆參差之貌也。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為高貌，

則陸離為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云：帶長缺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王逸曰：「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

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張德純曰：「記曰：『君子不為衆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吾誠自信其好修，於生初之內美，無所玷缺，則亦俯仰泰然矣，奚人不我知之足恨哉。」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

四荒。王逸曰：「荒遠也。」錢果之曰：「四荒四方荒遠之處。」張惠言曰：「往觀四荒，即下文上下求索。」佩繽紛其緜飾兮。芳菲菲其彌章。王逸曰：「繽紛盛貌，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

猶整飭儀容，不以遠故改其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姚鼐曰：「常當作恆，避漢諱改。」洪興祖曰：「好脩好自修，

日：「樂喜。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平聲。王逸曰：「雖獲罪支解，志猶未艾。」謝无量曰：「懷王召屈原好也。」原，仍不能行其志，所以退處漫漫，自謂如不能行他政策，雖死猶不願在

右第四章 瑜章案：「以上言世不吾知，惟有潔身引退，荷衣簞裳，高冠長佩，我行我素，矢志靡佗。」

王夫之曰：「以上原述志已悉，以下復設爲愛己者之勸慰，以廣言之，明己悲憤之獨心，人不能爲謀，神不能爲決也。」

女類之嬋媛

音蟬

兮申申其冒余

上聲古無四聲之別

王逸曰：「女類，屈原姊也，申申，重也。嬋媛，猶牽引也。」李周焘曰：「牽引，古事。」洪興祖曰：「女類之意，蓋欲原爲甯武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

非責其不能爲上官椒蘭也。林雲銘曰：「冒，非一辭，所冒亦非一次，故下有不予聽句。」聞一多曰：「說文：『喘，息也。喘疾息也。』歎口氣引也。『喘，喘歎，並字異而義同。』口氣引之義，與王訓：『嬋媛爲牽引者，尤合。』是嬋媛即喘也。蓋疾言之曰喘，緩言之則曰嬋媛。喘者氣出入頻數，有似牽引，故王以牽引訓之。字當以方言廣雅作『喘』者爲正。本書作『嬋媛』，一作『揮媛』，皆假借耳。」張渡曰：「九歌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心嬋媛而傷懷，七諫：『念女類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嬋媛皆太息傷懷涕泣於悒，相連成文，哀郢且上繫一心字，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王注：『心覺自傷，又痛惻也。彼以痛惻釋嬋媛，則此注牽引云者，指內心之鬱結而言。』瀟注：『失王義。』

瑜章案：王逸以女類爲屈原姊，與賈逵許慎之說皆合。至朱子乃云：『類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於是郭沫若遂以女類爲屈原之妾，夫申申冒余，謂爲原姊，則不失爲賢姊，若斥原妾，曰：『鮪，同。』倅，同。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陳第曰：「古音暑。」王逸曰：「原有此岸然撒嬌善習之妾，亦大奇矣。唐突古人，抑何太甚。」

「婢恨也。」洪興祖曰：「天殺也，鮒遷羽山，三年然後死。」朱冀曰：「原與鮒同出顯頊，見前車之鑿，近在本宗。」張德純曰：「鮒不用幾命而殛死羽山，悻悻自是徑行而不顧，是謂悻悻，舉鮒以況屈子率意直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開一多曰：「亡」

讀爲忘，鯨行婢直，不以身之貼危而變其節，故云。卜居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即婢直忘身之義，五百家韓集三，祝注引此，正作忘身，是古有作忘之本。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媵節。朱

聲曰：「媵節當作媵飾，與服字韻。」林靈銘曰：「博學忠睿，喜修美行。」賈棻施音茲，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逸曰：「判別也，賈棻藜也，蕞王芻也，蕞藜耳也，三者皆惡草。」景翰曰：「譏佞滿」

朝，汝即不能和光同塵，何妨稍自貶損，而必判然自異，離而不服也。」段玉裁曰：「說文棻艸多貌，許君正謂多積棻施盈室，棻非艸名，木部曰積積不也，音義同。」瑜章案：「近人徐復攷證棻施非惡艸，謂此二句實承紛獨有此媵節一句而來，媵節者何，即以

資棻施以盈室承之，服當讀爲尙書百姓悅服之服，言原判然獨自離衆而不肯悅服也。徐解判獨離下必增衆字始通，殊有未洽，余謂棻字宜從段訓積餘應仍依舊詁。」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覺獨而不予聽。陳第曰：「平聲。」王逸曰：「朋黨也，覺孤也。」朱冀曰：「女類非欲大夫易也，下余字女類自指。」姚鼐曰：「以上設爲女類之詞。」椒蘭爲諷文，不過欲其危行言遜，明哲保身耳。」錢澄之曰：「上余字爲原言

也，下余字女類自指。」姚鼐曰：「以上設爲女類之詞。」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吳汝綸曰：「節中即折中也，馮其祖曰：「懼其婢直取禍，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反騷將折衷乎重華，用此。」

馮其祖曰：「歷茲，猶言至今也。」張渡曰：「歷茲凡兩見，王皆望文生訓，案呂覽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注，茲年也，古詩況復待來茲，茲亦年也，遠遊永歷年而無成，歷年歷茲一也，哀時命懷憂憂而歷茲，王注，常懷戚戚，經歷年歲，以至於此也，此尙近之。」

瑜章案：「憑心猶任意也，若曰嘆息我平素知秉忠貞之道，不與貪婪爲伍，任意而行，非一朝一夕，不知其不可也，憑一作馮，九章思美人獨歷年而離愁兮，羌馮心猶未化，義與此同，卜居所謂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也，舊訓憑爲憑，爲滿，非是一。」濟沅

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隸。

古陳詞。

王逸曰：「征行也，帝系曰，賢聖生帝舜，是爲重華，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
「罔女頹之言而自疑，故就前聖以正之，又以鮫爲舜所嬖，而九疑於楚爲近，故正之。」
蔣驥曰：

子舜也。」

啟九辨與九歌兮。

洪興祖曰：「山海經夏后開（即啓）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

夏康娛以自縱。

戴震曰：「啓嘗作九辨九歌以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以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中凡三見。」

夏之失德也，康娛以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中凡三見。王引之曰：「洪釋九辨九歌，戴釋康娛，皆郵確矣。其以夏爲夏后氏之夏，則與王注同。今案，夏當讀爲下（左傳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皆作夏陽）即大荒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以下，是其證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啓乃淫泆，康樂於野，飲食將將，銘鑿鑿以力，滿濁於酒，滷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竹書帝啓十年，帝巡狩，舞九招於大稷之野，皆所謂下康娛以自縱也。」姚鼐曰：「啓九辯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致禍，湯禹四句，皆得道君之致福，啓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興澆並斥，爲康娛，王逸誤以夏康連讀，解爲太康，僞作古文者，遂有太康戶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因

乎家術。

卷同。

王引之曰：「失字因王注而衍。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厥首用夫顛隕，殷宗用之不常，是也。揚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之文爲實義，而用乎之文，爲語詞也。卷讀孟子鄒與魯闕之闕，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闕也。』闕亦作闕，呂覽：『相與闕。』高誘注：『闕闕也。』逸周書曰：『五子忘伯禹之命，胥與作亂。』所謂家闕也。五子即武觀，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竹書：『帝啓十年，巡狩，舞九招於大稷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墨子引五觀，亦言啓淫快康樂於野，是五觀之作亂，實啓有以開之。」郭沫若曰：「失字實夫字之譌，蓋古本一作夫，一作乎，作夫者，譌爲失，後錄書者，遂合二本而成。」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王逸曰：「封大也。」
洪興祖曰：「夏時諸侯有窮后也。」
罔亂流其鮮終兮，湜又貪夫厥家。

陳第曰：「古音姑。」王逸曰：「混寒混羿相，婦謂之家，羿敗將歸，混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張渡曰：「亂流猶言好亂之輩。」瑜章案：「上夫，句中助詞，此夫，指示代名詞，讀如檀弓大夫也之夫，斥后羿。」

強圉兮縱欲而不忍。王逸曰：「澆寒混子，強圉多力也，澆一作暴。」戴震曰：「不忍謂不能自止其欲也。」瑜章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被服強圉，言其好勇鬥狠，居之不疑。」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于敏切。王逸曰：自上下曰顛隕墜也。夏桀之常違兮，五臣曰：「言常背天違道。」乃遂焉而

逢殃。瑜章案：「遂焉猶終然也，周書太子晉遠巡而退其不遂，注，遂終也。禮記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然之言焉也，是遂焉可訓為終然。」鄺風卜云其吉，終然允臧，上文亦云，終然天乎羽之野，此言夏桀常違天道，卒遭禍殃也，暨景瀚釋遂為安

義亦未。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五臣曰：「菹醢肉醬也。」朱子曰：「后辛即紂也，殺比干醢。」湯禹儼而

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陳第曰：「古音磋。」王逸曰：「儼長也，差過也。」洪興祖曰：「言周則包文武矣。」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滂禾切。林雲

之當，守法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王逸曰：「錯置也，輔佐也。」林雲銘曰：「見為民所德者而默置佑助，此定理之正。」

夫惟聖德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王逸曰：「下土謂天下也，言獨有聖明之智，聖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錢果之曰：「茂行美行，苟猶庶幾也。」謝无量曰：

「有德此有土。」聞一多曰：「用享也，說文高部曰，嘗用也，从音，从自，自知與，音所食也，讀若庸，按，即庸之古文，金文拍舟庸作翕，隸石經尙書古文庸作翕，是其證，庸之古文从音，故庸享義得相通，享庸之庸，經傳通以用為之，荀子王霸篇用國者，用國猶享國也。」

用此下土，猶言享此天下耳。上云皇天無私阿兮，對皇天言之，故稱下土。王逸釋用爲用事，失之。」又曰：「吾國文字中，凡表假設的屬句，率置於主句之前例如苟（假設連詞）余情其信芳以練要兮（屬句）長願頌亦何傷（主句）苟（假設連詞）中情其好脩兮（屬句）又何必用夫行媒（主句）此常例也。然亦有以叶韻之故而倒裝之，置屬句於主句之後者。如不吾知其亦已兮（主句）苟（假設連詞）余情其信芳（屬句）依常法讀之，則當爲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謂余情信能芳潔，雖不吾知亦可以弗計矣。如委厥美以從俗兮（主句）苟（假設連詞）得列乎衆芳（屬句）依常法讀之，則當爲苟得列乎衆芳，委厥美以從俗兮，謂苟得廁身於衆芳之列，則不惜委棄其美質，以從彼流俗也。此文夫惟望哲以茂行兮（主句）苟（假設連詞）得用此下土（屬句）亦變例之一，當讀爲苟得用此下土，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謂苟得享此天下，其必聖智與茂行之人也，以猶與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王逸曰：「前謂禹湯，後謂桀紂。」洪興

祖曰：「相觀重言之也。」吳汝綸曰：「計極，猶紀極也。」謝无量曰：「觀民意所歸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錢杲之曰：「義乃可用於世，善乃可服於人，古今必然。」林雲銘曰：

「自九辯九歌至此，皆重華身後，未見之事，故歷陳之。」瑜章案：「服亦用也（荀子賦篇）用行也（方言六）變文見義，言君人者非義非善，必逢禍殃，其不可行昭昭然矣。」

猶未悔。洪興祖曰：「前漢注云：『陌近邊欲墮之意。』錢杲之曰：『危猶幾也。』張渡曰：『錢說甚確，猶俗云險些兒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恐無慮所，我危得之，又外戚傳，今安在，危殺之矣，義並同。』瑜章案：「守正責難於君，雖於死，何悔之有？」

不量鑿而正柄兮。洪興祖曰：「鑿音漕，穿孔也，柄刻木端，所以入鑿。」固前脩以菹醢。陳第曰：「古音以。」謝无量曰：「量鑿正柄，喻賢人擇君而事也。」

同。欸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陳第曰：「平聲。」王逸曰：「欸，歎懼貌，鬱邑憂也，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沉淪之世也。」瑜章案：「哀朕時不當，猶言恨我生不辰也。」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陳第曰：「平聲。」王逸曰：「茹柔爽也，浪浪流貌也。」吳仁傑曰：「周少隱云，茹之言食也，詩曰：柔則茹之，此言茹蕙，猶言食秋菊耳，攬茹蕙者，攬所茹之蕙也。仁傑按，茹香

草名也。」

瞿景瀚曰：「茹有食義，然上用攬字，文義似不順，吳謂香草，姑存以廣異聞。」林雲

銘曰：「以上敘諫君，皆據三代興亡之理，其獲罪之故而歸之生不逢辰，所謂怨誅而不亂也。」

右第五章 吳汝綸曰：「以上因女嬃之言，就正於舜，言得道則興，失道則亡，從古如此，故不敢阿

諛以紿身。」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陳第曰：「古音征，九歌九辯正皆此音。」王逸曰：「敷布也，衽衣前也，耿明也。」張德純曰：「言已質之前聖，而益曉然明白，信平日之所爲，皆適得於節度之中，

而未爲已甚也。」謝无量曰：「陳辭於古聖之前，質證他所守的，是中正之道。」

馳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埃音哀，王逸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風皇別名也，溘猶掩，埃塵也，言我設爲行游，將乘

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王逸曰：「軔，音補，縣圃，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

欲少留此靈瑱兮，日忽忽其將暮。

王逸曰：「靈以喻君，瑱，門鑿也，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蔣驥曰：「山海經崑崙山帝之下都，面有九門，百神之所

在，故曰靈瑱。」一聞一多曰：「漢人因門有青瑱鑿飾，而稱門爲青瑱，以局部概全體，古人屬辭，本不乏此例，然呼青瑱門爲青瑱可也，直呼門爲瑱，則未之前聞，且亦乖於屬詞之理，今不惟呼門爲瑱，更因門爲省閣之門，遂逕呼省閣爲瑱，事之荒謬，孰甚於此。王逸

以漢制說楚辭，率合傳會，不足信矣。按，舊校，瓊一作瓊，竊謂古本當作瓊，字則假借爲戲，說文，棨車戲中空也，讀若戲，是棨戲音同字通，從衆與從葉同。（說文渙之重文作藻）瓊之通戲，亦猶棨之通戲矣。瓊可通戲，是瓊、棨、即靈戲也。靈戲者何，以上下文義求之。始即縣圍，上言縣圍，而下言靈戲者，變文以避複，文家之常技。更證之本書九思，憫上篇曰：「遂巡乎圍戲。」圍戲連文，則二字義近可知。圍戲即戲，故爾雅說十戲，鄭曰：圍田，淮南說九戲，秦有具圍，縣圍者，亦古戲之一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戲曰：弦蒲，說文，草部戲下曰：離者，弦圍，弦蒲，弦圍，並即玄圍，亦即縣圍也。其謂之靈戲者，則王注後說曰：「靈神之所在也。」得之。又淮南子，陳形訓，「或上陪之，是謂懸圍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崑崙縣圍，神靈所居，人之登焉者，亦成神靈。」故縣圍稱爲靈戲，於義至當。吾令

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音崦，音嵫，音淹，音茲。

陳第曰：「音薄。」王逸曰：「羲和日御，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方苞曰：「念日之將暮，仍冀輔君及時以圖治耳。」

路曼曼其脩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釋文曼作淺，五臣云：遠貌。張惠言曰：「上謂君，下謂臣，帝開不開，傷懷王也，高丘無女，傷椒蘭也。」謝无量曰：「求索他的理想國家。」

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

乎扶桑。

王逸曰：「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林雲銘曰：「若木在崑崙西極，拂拭使日加明，既暮待旦，且少留自適。」藉驥曰：「相羊猶

徜徉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陳第曰：「古音注。」王逸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

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先戒謂在先戒行也，未具，謂行裝未具也，雷師曰豐隆。」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陳第曰：「古音裕。」蕭穆曰：「鳥原作皇，據王逸本楚辭改吳京卿亦云，古多言鳳鳥，少言鳳皇，論語鳳鳥不至是也。」

下文鳳皇翼其承旂兮，自作皇，各以音節求之。」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王逸曰：「回風爲飄，飄風無常之風，御迎也。」洪曰：「屯聚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

陸離其上下。

陳第曰：「古音虎。」王逸曰：「紛盛多貌，總總衆貌，斑亂貌，陸離分也，離騷之文，依詩取興，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鳥，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

景翰曰：「總總離合，陸離上下，變化詭詐，不可測度也。」

方苞曰：「總總離合，陸離上下，喻邪佞之充塞也。」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子。陳第曰：「古上聲。」王逸曰：「帝謂天帝，閭主門者也，閭闔

天門也。」馬其昶曰：「望子，言欲令帝閭倚門視望，以待己之至，遠遊篇亦有此語，下二句乃言久待而關不開，是不肯相望也。」

聞一多曰：「自此以下一大段，皆言求女事，此二句王逸解爲上訴天帝，則與下文語氣不屬，詳審下文文義，確爲求女不得而發。」

「結幽蘭而延佇，」與九歌大司命，「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擘涕而時貽，媒絕路阻兮言不可詰而詰，」語意同。結幽蘭謂結言於幽蘭，將以貽諸彼美，以致欽慕之忱也。「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與下文「世溷濁而蔽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語意又同，彼爲求有虞二姚不得而發，則此亦爲求女不得而發也。然則此之求女，爲求何女乎？司馬相

如大人賦曰：「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以此推之，離騷之叩閭闔，蓋爲求玉女矣。帝宮之玉女，既不可求，高丘之神女復不可見，故翻然改圖，求諸下女，「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下女者，

謂處妃簡狄及有虞二姚，此皆人神，對帝宮高丘二天神言之，故曰下女耳。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蔣驥

曰：「曖曖則日終暮矣，將罷意不欲前也。」聞一多曰：「王逸意謂結蘭延佇爲示有還意，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說也。結蘭者，蘭謂蘭佩，結猶結繩之結，本篇屢言蘭佩，如緜秋蘭以爲佩，謂幽蘭其不可佩，又言以佩結言，如解佩纆以結言兮，蓋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則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結爲記，以詒之其人，結佩以寄意，蓋上世結繩以記事之遺，已所欲言，皆寓結中，故謂之結言。思美人篇曰：「言不可結而詒兮，」謂言多不勝結，非真不可結也。惜誦曰：「固煩言不可結詒兮，」是其義矣。本篇蓋吾遊此春宮兮，八句

榮華即瓊佩之榮華，以瓊佩詒下女，亦結言以詒之也，故下文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王逸曰：「溷亂也。」方苞曰：「以上云云，皆自喻

云解佩纆以結言，九歌大司命結桂枝兮延佇，亦猶此類。」

遺見疏，陳志無路。一 雙景瀚曰：「結幽蘭而延佇者，己身雖善，忍遂絕望於君國乎？世溷濁二句，詠嘆之以結此段之意，不怨其君，而歸咎於世，亦詩人忠厚之意也。」梅曾亮曰：「以上言君之不可求，而歸罪於左右之蔽障，此下言所以通君側之人。」謝

元暉曰：「以上一小段。」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閩風。閩音。而縹音。陳第曰：「古音姥。」王逸曰：「淮南子言白水。」忽反顧

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方苞曰：「古人以男女喻君臣，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佐陽而成終，一也。」沈德鴻曰：「高丘指閩風山上女以喻己之同志，此言半道乍反顧流涕，以爲閩風亦無美女。」閩一多曰：「七

諫哀命篇，九歎逢紛篇，惜賢篇，並謂高丘爲楚山名，高唐賦神女，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此尤高丘爲楚山名之確證，惟高丘若即巫山之高丘，則哀高丘之無女，必謂神女五臣呂向注曰：女神女，蓋得之矣。」溘吾遊此春宮兮，

折瓊枝以繼佩。陳第曰：「古音皮。」王逸曰：「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洪興祖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曰：「瓊枝玉樹。」沈德鴻曰：「此下言不得於四，則求之於東。」

雙景瀚曰：「下女者，或沉淪於末秩，或伏處於田間，相而詒之，將收之以爲用也，宓妃以喻賢之有名望者。」李光地曰：「高丘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下女可詒，猶望其有處於下位而備進用者，乃求女如宓妃者而不可得，相與驕傲淫遊而已。」吾

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陳第曰：「古音止。」王逸曰：「豐隆雲師。」洪興祖曰：「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義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蔣驥曰：「使之求者，以雲行最疾也。」解佩

續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曰：「蹇脩伏義氏之臣也。」孫詒讓曰：「理即行理之理，猶言使也，廣雅理，媒也，故下文理弱媒拙，及九章抽思，思美人篇皆理媒並舉。」瑜章案：「孫說本之蔣驥山帶閣

注楚辭，精瑁紛總總其離合兮。續果之曰：「總總離合，虛忽緯續其難邊。」緯音微畫。王逸曰：「乖戾也。」林雲銘曰：「卒然乖戾見絕，遂不可移，以其驕傲也。」馬

其昶曰：「乘雲以求宓妃，乃乖刺離合，此申言高丘之無女。」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古音如班。王逸曰：「濁水出於窮石，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

保厥美以驕傲

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錢杲之曰：「淫猶恣也。」雙景瀚曰：「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淫遊，獨樂其身而已，信美無禮，所謂潔身亂倫也。」馬其昶

曰：「夕次窮石，朝濯洧盤，所見皆無君國之憂者，此申言相下女而亦無可詒。」

瑜章案：覽相觀於四極兮。朱駿聲曰：「覽相觀三疊字，猶

「保厥美保字，讀如左氏傳保君父之命之保，保猶恃也。」

謝无量曰：「以上第二小段。」

詩之儀。周流乎天余乃下。陳第曰：「望瑤臺之假蹇兮。見有娥女。」

音之佚女。王逸曰：「假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也，釋文作佚。」洪興祖曰：「李善引呂氏春

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予以不好。

錢杲之曰：「喻使小人求賢士，則小人反譖為賢者不美而不肯行。」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

佻巧。何焯曰：「拙如鳩者，猶惡其巧言，佞人之多。」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王逸曰：「適往也，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鳳皇既受詒兮。恐

高辛之先我。

王逸曰：「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簡狄生契。郭沫若曰：「以上下文按之，實即玄鳥。傳說玄鳥實是鳳皇也，注家以為燕乃後來之轉變。」

聞一多曰：「禮記月令疏引鄭志，焦喬答

王權曰：娥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以為祿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簡狄所吞，他書曰燕卵，此曰鳳子，是玄鳥即鳳皇之證。」
瑜章案：「對文則稱鳳皇，散文則稱鳳鳥，吳汝綸謂各宜以音節求之，當矣。此與下文鳳皇翼其承旂，今王逸本皆作鳳皇，李光明刻

古文辭類纂，此句亦改作鳳鳥，無所據，蓋誤。郭聞二家，謂即玄鳥，是也。鄭風子寧不嗣音，陸氏釋文引韓詩子寧不詒音，云詒寄也。寄託也。（國語齊語令可以寄政，章昭注，寄託也。）受詒，受託於高辛也。天問：「簡狄在肇囑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思美人，「高辛之

靈威兮，遭玄鳥而致詒。」彼云玄鳥，此云鳳皇，此云受詒，彼云致詒，致讀如工祝致告之致，言玄鳥受託爲媒，致高辛之聘辭也，語意相同。」謝无量曰：「言鳩鳩都不能叫他去作媒，鳳皇又受高辛之託，恐有嫉女爲他所得以以上第三小段。」欲遠

集而無所止兮。聊淫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王逸曰：「言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游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

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寒涅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娖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錢果之曰：「未家未有室家也，少康未有室家，則二姚尙留，可得而來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李光地曰：「浮游觀望，欲及少康之未室，爲之定有虞之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爲之求賢以輔導，庶幾異日如少康之赫然中興，不失舊物也，理弱媒拙，原白道也，我欲爲君求賢，而力弱拙，無以取信，其餘則嫉賢蔽美之徒而已。」聞一多曰：「詩召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曰：『誘道也。』箋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呂氏春秋決勝篇高注曰：『誘導也。』道與導通，道言即媒人所以道成之言也，莊子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詭。』禮記少儀篇，『頌而無闕。』疏曰，

「調謂橫求見容。」橫求見容，即導言之端，詰故曰恐導言之不固也。」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陳第曰：「古音汚。」

景論曰：「重言之，以結此段之意，護佞高張，則賢才遠遁，固自然之理也。」謝无量曰：「重述第一小段末兩句，以上第四小段。」閩中既已遠遠兮。哲王又不寤。謝无量曰：「總上求見帝一段。」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陳第曰：「古音故。」洪興祖曰：「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終無可告訴處，天上下，總無可以容身處。」擊景論曰：「一腔抑鬱，將何所告訴乎！一身安危，猶可忍，國之存亡，不可忍也，觀此時情形，其尙能以一朝居乎！凡人處憂困時，則嫌日之長，故曰終古也。」

離騷集釋

右第六章 喻章案：「以上於無可奈何之中，忽託遐想，上叩帝閭，既徒延佇，求之下女，或保厥美

而難致，或乏良媒可使，或爲它人所先，上下求索，事屬徒勞，哲王既蔽障於讒，良臣又避之若浼，豈高陽之祀，將斬於是，而國事信不可爲歟？吾且占之於卜，決之於巫矣，已逆攝下文。」

張惠言曰：「以上一節，言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

曾國藩曰：「以上涉出世之遐想，卽遠遊之意也，宓妃有娥二姚，冀有所遇合，而皇皇爾。」

謝无量曰：「這一大段，是屈原自述他的志願，是要根本改造楚國，達到他那理想國家，所以要上下去求索，中間那四小段的比況中間，也有實意，就是他理想中改造國家的方法，四段好比皇帝王霸四個法子，他上天去求見上帝，好比要用皇道；求伏妃帝女，好比要用帝道；求有娥女，好比要用王道；求少康妻，好比要用霸道。但是第一帝閭見阻，第二第三第四都無良媒通詞，所以沒有機會實現他的理想。」

索菟音茅以筵音筵。王逸曰：「索取也，筵小折竹也，菟茅靈草，楚人名茅以筵。」
命靈氛爲余占之。王逸曰：「靈氛古明卜占內者。」
聞一名曰「卜」

文又言求占於巫咸，淮南子墜形篇高注曰：「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是靈氣之職司，與巫咸無異。九歌雲中君篇注曰：「楚人名巫爲靈。」然則靈氣亦巫也。山海經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靈山十巫，中有巫盼，按靈巫義同，氣盼音同，靈氣哈即巫盼歟。巫咸巫盼並，在靈山十巫之列，故離騷以靈氣與巫咸並稱。

曰兩美其必合兮，執信脩而慕之。

沈德鴻曰：「言兩美（喻君明臣賢）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潔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

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王逸曰：「恩古思字。」

襲景瀚曰：「女與汝通。」

謝无量曰：「汝指楚國。」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聞一多曰：「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二，有一人之辭，非

自問自答，而中間又用曰字之例。舉論語憲問篇子曰：「臧武仲章，微子篇齊景公侍章，禮檀弓，左傳哀公十六年，皆再用曰字以別更端之語爲證。今按本篇曰兩美其必合兮，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爲靈氣一人之詞，而兩用曰字，與惜誦曰有志極而無旁，曰君可思而不可恃，爲厲神一人之詞，亦兩用曰字，並與俞氏所舉各例相同，可補俞書之缺。解離騷者，自王逸以下，逮唐宋諸家，本不誤，後此乃漸多異說，而文義轉晦，於以知古書詞例之不可不究也。」

執求美而釋女。

謝无量曰：「女指屈原。」

自

身。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王夫之曰：「芳草謂君也。」

謝无量曰：「故宇楚國。」

錢澄之曰：「靈氣勸其遠逝，亦猶史公云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之意。」

隴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陳第曰：「古音汚。」

鄧廷楨曰：「惡與女字韻。」

王逸曰：「眩矐惑亂貌。」

瑜章案：「余靈氣代原自余也。」

獨異。吳汝論曰：「其讀如豈，言人情相同。」

戶服艾以盈要兮，

同分。林雲銘曰：「獨好臭穢。」

謂幽蘭其不可佩。

林雲銘曰：「獨惡香潔。」

覽察草木其猶未

得兮，豈理美之能當。

平聲。王逸曰：「理美玉也。」

林雲銘曰：「草木且不辨其香臭，況美玉之價值？」

朱冀曰：「當謂定其聲價，如漢書所云廷尉當是也。」

蘇薰壤以充幃兮，謂

申椒其不芳。

王逸曰：「蘇取也，充猶滿也，諱謂之騰，騰香也。」

林雲銘曰：「謂親小人，遠君子。」

右第七章

姚鼐曰：

「以上皆靈氛之辭。」

瑜章案：

「自王逸以下，蔣驥龔景瀚方苞梅曾亮曾國藩馬其昶諸家皆以靈氛辭，止汝何懷乎故字句，謂申椒其不芳以上十句，爲原答靈氛之辭；皆

坐誤以孰云察余之美惡，以余字爲原自計之言耳。殊不知靈氛勉原遠遊，必兼後十句，申述黨

人好惡與人異趣，決無可與共處之理，意乃完足。惟張惠言及張德純離騷節解謂世幽昧以下，

皆靈氛之詞，以暢孰信脩而慕之之說，與姚氏意同，今斷從姚氏。」

謝无量曰：「靈氛說，屈原既有這種本事，可以到別國去活動，何必老守楚國，因楚人好惡，是與

衆不同的。」

衆不同的。」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

林雲銘曰：「去國之說。」

心猶豫而狐疑。

林雲銘曰：「以宗國世卿之義。」

巫咸將夕降兮。

音平。懷椒糈而要之。

王逸曰：「巫咸所。」

古神巫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糯米，所以享神。」
林靈銘曰：「求其再決。」朱冀曰：「精爽既通，說文審財問卜，曰貶，大夫饋精以要巫咸，卽詩經之握粟出卜也。」
瑜章案：「說文米部有精云：『糲也，所以享神。』無煩改貶。」
百神翳其

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
陳第曰：「古音寤。」戴震屈原賦注作逆，云：「或譌爲迎，因九歌湘夫人文誤。」
林靈銘曰：「九疑山神。」
郭廷楨曰：「江皇氏晉三亦謂迎當作逆音寤。」
王逸曰：「翳蔽也，續盛也。」

刻刻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王夫之曰：「皇尊稱神之辭，刻刻猶曰，彷彿之貌也。」
朱冀曰：「刻刻卽所謂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豐景瀚曰：「故者已然之跡，下文傳說呂望等是也，吉故，前事之

者。」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築音窶鳥郭之所同。
王逸曰：「築法，窶度也。」
林靈銘曰：「陞降上下，指山川險阻言，亦勸其去國也，但求君德有同我者事之一。」
張德純曰：「曰者巫傳神

意也，不但如靈氛諷之以遠逝，直勸其擇君而事，下遂歷舉古來君臣之契，以實其言。」
湯禹儼而求合兮。擊咎音皋陶音陶而能調。
威學標曰：「詩及韓非子調皆叶同，調从周聲，或周之本體，从用，兼有用音。」

郭沫若曰：「同與調乃東幽合韻，所謂陰陽對轉之聲也。」
王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擊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

何必用夫行媒。
陳第曰：「古音迷。」
王逸曰：「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中心好善，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

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王逸曰：「鼓鳴也，呂望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
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王逸曰：「該備也，用爲客卿，備輔佐也。」
蔣驥曰：「獨舉三人，皆無媒

而合者。」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王逸曰：「晏晚也，央盡也。」
林靈銘曰：「世道亦未盡壞。」
恐鶉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

芳。鵝鳩音提決。五臣曰：「鵝鳩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林雲銘曰：「若再遇何瓊佩之偃蹇兮，衆愛然而蔽之。」

待老，則世道日趨於壞，天下事益不可為矣，此勉其速於求君行道以救世也。」

曰：「偃蹇衆盛貌。」洪興祖曰：「方言掩翳憂也，注云，謂憂蔽也。」林雲銘曰：「言有美德被衆人爭擁，使君不得閉。」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
陳第曰：「古音制。」林雲銘曰：「古音倅。」王逸曰：「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

無人調和，勢必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陳第曰：「古音倅。」王逸曰：「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

信更為佞偽。」洪興祖曰：「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洪興祖曰：「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好脩之害也。林雲銘曰：「以昔日所脩無定揆，非出於性之所好故。」方苞曰：「好脩，承執信脩而慕之荷中情，其好脩而言，蓋芳草化為蕭艾，非有他故，以莫好此脩潔之行者，故相與變而從邪，其害遂至此極耳。」姚鼐曰：「靈氣第言世之幽昧而已，巫咸則言黨人之害益深，中材畏而從之矣，是既無復同志之人，而居此，則必遭其折害而死，其勢益危矣。」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蔣驥曰：「容長，猶言虛有其表也。」馬其昶曰：「長多也，謂容飾多而無實德。」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林雲銘曰：「浪得虛名。」椒專佞以慢愆兮，櫟又欲

充夫佩幃。」
陳第曰：「古音怡。」洪興祖曰：「櫟音殺，爾雅注，櫟似茱萸而小，赤色。」瑜章案：「舊注以蘭斥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斥楚大夫司馬子椒，史遷稱屈子之文曰，其辭微恐無足顯者語也，謝无量以椒蘭都是比喻國名，蘭指齊國，椒指韓魏，揭車江離指燕，益創新奇，使人難信，蒙謂此等在屈子當時，或隱有所指，今不必強為索隱，求其人以實之也。」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王引之曰：「祗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

不能自振其芬芳，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舉陶謨日儼祇敬六德。夏本紀祇作振。柴馨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注。祇或作振。

「古音訛。」蔣驥曰：「流從謂前者流，後者從並趨於下也。」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顧炎武曰：「古音離。」林雲銘曰：「世道江河，豪傑如此，中材可知。」

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錢澄之曰：「同為時所委棄，彼則從俗以變，此則歷久如故。」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陳第曰：「古音迷。」王逸曰：「沫已也。」

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錢澄之曰：「玉有璆然有調有度，古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鏘鳴，和者調之中節也。」
瑜章案：「女謂聖君賢相也。」

周流觀乎上下。
顧炎武曰：「古音戶。」王逸曰：「顧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者欲往就之也。」
洪興祖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方壯也。」
瑜章案：「此余亦巫咸代原自余也。」

右第八章 瑜章案：「巫咸言楚朝政日非，君子變節，時事益不可為，亦勸屈子以己之好脩，及年

德之方盛，而遠適他所也。」

姚鼐曰：「以上皆巫咸之詞。」
瑜章案：「蔣驥方苞林雲銘龔景瀚曾國藩以巫咸言止使夫

百草為之不芳句，謝无量從之；李光地梅曾亮以巫咸言止恐嫉妬而折之句，馬其昶從之；吳汝

綸又謂巫咸言止莫好脩之害也句梅氏又謂靈氛欲其去，巫咸欲其留，以勉陞降二句，即求合之大旨；細審皆未有當，今離章辨義，亦斷從姚鼐張惠言二家之說。」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林雲銘曰：「不言巫咸，以咸有上下求君之說，不忍言也。」 蔣驥曰：「吉占指兩美必合言。」姚鼐曰：「言承靈氛則巫咸在其內矣。」歷吉日乎吾將行。陳第曰：「古音」

杭。五臣曰：「歷選也。」折瓊枝以爲羞兮。沈德鴻曰：「羞，庶羞之羞。」精瓊靡以爲粦。音張。王逸曰：「精，鑿也，磨屑也，糗糧也。」洪興祖曰：「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王逸曰：「象，象牙也。」郭沫若曰：「馬八尺以上爲龍，爾雅釋獸作駘，知必爲馬名者，下文言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固明言是馬，下文駕八龍之婉婉，亦同此解。」

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王逸曰：「賢愚異心，何可合同。」張德純曰：「將者皆且然而未必然之詞。」姚鼐曰：「上慮妃有娥一節，猶言求女，靈氛巫咸二節，亦以求女爲言，欲其擇君而事也。至此

節，則知求女之必不可矣，姑遠逝以自疏，遨遊娛樂，如遠遊一篇之旨，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而巳也。」張惠言曰：「九州求女，固所不忍，而娥嬭之折又可畏，則有遠逝自疏，聊以遠害耳，而又又不忍，故決從彭咸所居也。」適吾道夫崑

崑兮，路脩遠以周流。王逸曰：「楚人名轉曰還，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音秋。王逸曰：「啾，鳴聲也。」

也。五臣曰：「揚舉也，雲霓虹也，晻藹，旗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王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蔽日貌，玉馬佩也，驚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沈德鴻曰：問漢津也。」

「亦猶崑崙，非真地名，乃神話中地名也。」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荆，惟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急功名，會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仇讐之國不可依，况貴戚之親，義與國共者哉？卒之死而靡他，淮南所謂日月爭光者此也。」姚永樸曰：「李文貞以西指秦言，是當時六國之必并於秦，無智愚皆知之，荀子疆國篇言之尤詳。」

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王逸曰：「翼翼也，翼翼和也。」

洪興祖曰：「周禮交龍爲旂，熊虎爲旗。」

林雲銘曰：「以交龍之旂，敬從車後。」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王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尙書曰：餘波入於流沙。」五臣曰：「流沙西極也，赤水出

崑崙山，容與游戲貌。」張德純曰：「容與寬適之意。」錢某曰：「與讀如豫，摩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子。」

容與，雍容暇豫也。」沈德鴻曰：「赤水據穆天子傳及莊子，亦神話中水名。」

曰：「古上聲。」王逸曰：「舉手曰麾，津，西海也，以蛟龍爲橋，乘之以渡。」

似周穆王之越海，此龜鼈以爲梁也，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戚學標曰：「待，此與期叶。」王逸曰：「騰過也，言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林雲銘曰：「待當作持，藉衆力隨路而持其危，不使車敗所以渡之也。」

方苞曰：「待當作持，周官旅賁氏車止則持輪。」

驪景瀚曰：「徑直也，衆車飛騰徑過，以待屈子，王說非。」

聞一多曰：「說文馬部騰傳也，傳當讀儀禮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之傳，淮南子繆稱篇，『子產騰辭』，高注曰：『騰傳也，子產作刑書，有人傳詞詰之』，漢書郊祀志，『騰雨師，洒路陔』，謂傳言於雨師，使洒路陔也，後漢書隗囂傳，『因數騰書隴蜀』，謂傳書隴蜀也，北堂書鈔一〇二，引蔡邕巾扇厚文，『託白水而騰文』，謂託白水而傳文也，文選洛神賦，『騰文魚以警乘』，謂傳文魚以警乘也，楚辭騰字多用此義，如本篇『騰衆車使徑待』，遠遊『騰告鸞鳥迎宓妃』，九歌湘夫人『將騰駕兮俯逝』，大招『騰駕少遊』，皆是，王逸於本篇訓過，於遠遊九歌大招訓馳，俱矣。」

張渡曰：「徑待，洪校云，『待一作侍』，遠遊云，『左雨師使徑待兮，右衛公以爲衛』，以爲衛二字準之，則徑待之義自顯，猶徑相待衛耳，路脩遠多艱，故須騰馳衆車，使其徑相待衛，以脫險也，洪於遠遊

注，徑直也，是其義。」瑜章案：「開釋騰字最允，徑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洪興祖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傳或依文曲說或改字爲訓皆不甚安張說近之。」
梅賾亮曰：「所指多西方之地，亦刪書終秦晉之意也，時五國皆昏亂將亡，度往而樂者，惟秦耳，而屈子能適秦哉？」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陳第曰：「古音駝。」五臣曰：「屯聚也。」洪興祖曰：「玉，臣。」

「輪轉楚之間謂駕八龍之婉婉兮。戴雲旗之委蛇。陳第曰：「古音陀。」威學標曰：「蛇正讀徒和切，欲音則入夷。」王逸曰：「蛇婉龍貌。」呂向曰：「委蛇長貌。」抑志而

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音莫。王逸曰：「邈邈遠貌，言已雖乘靈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張渡曰：「抑志，與屈心而抑志義別，志當讀作幟，漢書高帝紀：『旗幟皆赤。』師古曰：『史家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是其擊通之證。抑幟承雲旗句，弭節承八龍句，上文『揚雲覽之瞻藹兮』洪校云：『一本揚下有志字。』揚志亦即揚幟也，淺人刪之。」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王逸曰：「九歌，高樂，韶舜樂。」林雲銘曰：「西皇其知余矣，途中不妨奏而舞之，且眼不見楚國，正好借此餘日，把在楚之體抑侘僚，太息掩涕，苦情一切放下，此謂和調度以自娛者此也。」郭沫若曰：「九歌乃啓樂，見上，韶九韶乃啓舞，大荒四經：『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

（即啓）焉得始歌九招。」郭注引

把年，夏后開舞九招。」王注非。」陟陞皇之赫戲。一作忽臨睨夫舊鄉。王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也，睨視也，舊鄉楚國。」朱翼曰：「皇君也，日君象也，陞皇者初

日出之名也，今稱西墜之日爲落照，則東升之日名之曰

陞皇，確切不移矣，陟者謂赫赫然之日光從下而上也。」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陳第曰：「古音杭。」王逸曰：「僕御，顧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蔣驥曰：「前言上下求索，特規望之詞，此真沛然往矣，楚必不可留，往必無不合，行色甚壯，志意甚奢，好脩之士，於是可一竟其用，而忽焉反顧宗國，慨然自止，朱子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右第九章 瑜章案：「以上承靈氛巫咸之意，忽思遺此遠遊，極縱橫瑰詭之觀，筆情恣肆，不可控

制。然而忠愛性成，意存君國，舊鄉條睹，僕悲馬懷，吾行何之耶？」

林雲銘曰：「以上敍宗國世卿，無可去之義，一觸目間，西海不能到，媿樂不能終，而遠逝自疏之舉，徒成虛願，總是忠君愛國之心，鬱結不解，除死之外，無第二條路也。」

亂曰：

王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洪興祖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云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郭沫若曰：「亂當爲辭之誤，古金文作亂，多用爲司，凡古書亂字含相反之治義者，均是亂字之誤，亂辭本

一字，亂當作亂，或亂，文末繫以辭曰，以作尾聲，與抽思之少歌曰，唱曰，義例相同，亦正楚辭之所由得名，賈誼弔屈原賦又作訊曰，亦亂字之誤，即是詞曰，此義於二千年後，始得揭發，亦一快事。」已矣哉。龔景瀚曰：「亂者總一篇辭，直貫末句，死志決矣。」國無人。林雲銘曰：「無正士，是俗終不一改矣。」莫我知兮。林雲銘曰：「只有我一人，又無人知，是君終不一悟矣。」方苞曰：「黨人嫉妬，下女難求，蘭芷不芳，荃蕙爲茅，是舉國而無一人知我也。」

何懷乎故都。

林雲銘曰：「不堪回首懷之何益。」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

林雲銘曰：「歸國之後，既無足與爲善政之人，濟亂扶危，則國必亡，家必覆，安忍坐視。」

吾將從彭咸之所

居。錢杲之曰：「從彭咸所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耳。」龔景瀚曰：「莫我知爲一身背之也，莫足與爲美政，爲宗社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苟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爲美

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一死。離騷一篇，凡二千四百餘言，而其大要，亂之數語盡之。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欲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

右第十章

喻章案：「衆皆競進貪婪，偪規矩，背繩墨，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矣；昔爲芳草，今爲蕭

艾，是在朝君子，亦變節矣；此所謂國無人也。信讒齋怒，朝諝夕替，是人君不己知也；衆女嫉余蛾眉，世溷濁而嫉賢，是朝野舉不己知矣；此所謂莫我知也。幾度思及騰駕遠遊，終以睠念皇輿，不
忘欲反，然而上則哲王執迷不悟，下則椒椒終難悔禍，故都不足懷，美政絕無望，安忍坐視神州
陸沉哉！語絕悲痛！陳季立所謂悲思慷慨之懷，讀之欲無涕下，不可得也。」

史記屈原列傳疏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王逸楚辭注云：「若敖孫武王，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爲氏。」元和姓纂亦云：「屈本爲楚武王子瑕，食采之地，子孫以爲氏。」是屈氏受姓之始，在楚武王之世，當周平王桓王之間也，蓋四百餘年，而有屈子焉。離騷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王逸洪興祖朱子之意，皆以爲正則靈均，影射名平字原之義；蔣驥楚辭餘論引都玄敬聽雨紀談謂：「古人有小名小字，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獨標新解，恐未必然。戴震屈賦通釋云：「屈原故宅，在今湖北宜昌府興山縣北，漢南郡秭歸之北境也，水經江水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

注云：「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子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顏廟，擣衣石猶存。」屈子生產地，蓋在鄂西，至若一統志謂巴陵有原故宅，湘陰縣志謂湘陰有原故宅，又就杜甫最能行言，似夔州亦有原故宅，殆以屈子名聲既著，或以遊踪所屆，輒存遺跡，或以後人嚮往，因緣附會耳。離騷自述皇考曰伯庸，近人聞一多，據劉向九歎謂伯庸爲原之遠祖，與王闔運之說合。王逸謂：「原父，伯庸字也。」是亦子思之稱仲尼祖述堯舜之類，古代金石文字，子若孫，稱父祖字者，亦多也。原之家世，可考於傳記者，如是而已。沈亞之屈原外傳稱：「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殆卽屈賦附會想像之云爾。

爲楚懷王左徒。

張守節云：蓋今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新序節士篇云：「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亦未載年月。楚世家：「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爲從長，至函谷關。」六國年表：「魏韓趙楚燕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是歲爲楚懷王十一年，與世家合。蔣驥曰：「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當在是年之前後，蓋屈子爲懷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精明如此，惜往日所謂國富而法立也，知原爲左徒，乃懷王十一年時也。」新序又言：「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游國恩曰：「考原兩使齊，本傳所載一次，在懷王十六年以後，是第二次，然則此爲第一次矣。楚世家載：『懷王十二年，齊潛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韓，與齊爭長，』秦齊爭長自此始，故假定新序所言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爲十二年事，原時才二十七歲。」懷王十二年，屈原東使於齊，以

結強黨，可補史傳之闕。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王逸云，上官斬尙。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

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張文虎曰，索隱本作慄，疑今本文皆後人所改。

原作離騷，本傳敘在懷王時，被讒見疏之後。報任安書則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似在頃襄王怒

遷屈原之時，是史遷已不能定其究作於何時矣。龔景瀚云：「此篇說者皆以爲初放之作，以今

考之，非也。太史公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

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此要其終而言之耳。其實離騷之作，非在此時，其下曰，「楚

人既答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是離騷之作，在懷王不返，頃襄未立之時，故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頃襄王始以弟子蘭爲令尹，離騷之成，已爲令尹矣。故中節吾遊春宮，深有望於頃襄，以懷王之已留於秦也。前半詞氣激烈，猶多怨憤之辭，中節哲王不寤，惟一語及之，懷王既若彼，頃襄又若此，宗社之亡，在於旦夕，故但追原禍始，列數黨人，飲泣吞聲，期於一死而已。『龔氏就史文推勘，不爲無見，至近人游國恩郭沫若，益加攷正。游氏之言曰：「屈原生於楚宣王廿七年戊寅，至頃襄王三年乙丑，原已四十八歲，離騷中稱若將不及，美人遲暮，老冉冉其將至，一類年將就衰語，宜矣，故定離騷一篇，爲頃襄王三年，或三年以後，被放悲歌，方與本文無一衝突。」郭氏之

言曰：「離騷與懷沙惜往日等篇，辭意氣韻，多屬相同，而離騷未言，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亦與懷沙之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惜往日之不畢辭而赴淵，意趣無二致，同是屈原絕命辭也。篇中已言到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更可証其作期是在到江南以後，大約作於懷沙之前，在長沙時耳。」二家推行龔說，甚辨。余疑離騷之作，或草創於懷王見疏，成於頃襄王斥逐之時，未可知也。張衡之賦二京，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左思之作三都，亦構思十稔；是無嫌經過悠久歲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見上好僊，因曰，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安知屈原非初屬稿至頃襄放逐，始就之耶？况離騷爲屈子名世之作，其非草草成篇，決矣。史遷於本傳，孟堅於離騷贊序，皆以作於懷王時代，乃就其始事言之也。史於報任安書及班於賈誼傳曰：「屈原楚之賢者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要其終篇言之也。不然，何馬與班一人之說，皆前後乖異若此耶？願

存此說，質之通人。或謂王怒而疏屈平，疏字爲流字之誤，（洪氏補註）其實非是。上官譖原，不過自矜伐耳，其罪固不至遽遭流放，惟以懷王信讒，疏而弗用，故下文緊接屈平既絀，絀謂黜退，不復信任而已。

騷者猶離憂也。

釋離騷者，其說不一：班固離騷贊序云：「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史記索隱引邵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注漢書賈誼傳云：「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三說皆與史遷合。考段玉裁音韻表，以尤幽爲第三部，騷從蚤聲，在此部，蓋古讀若搜，故與憂爲同韻。史公以同韻釋之云，離騷猶離憂也。王逸章句云：「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害，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訓離

爲別，未免望文生義，又循流俗，稱之爲經，曲爲說解，洪興祖朱晦庵，已不謂然矣。馬班應顏之說，最爲允當。至近人游國恩，謂「離騷」「牢愁」「牢騷」古並以雙聲疊韻通轉，郭沫若深疑其言，余以離騷二字，既不同韻母，又不同聲母，謂爲牢愁牢騷通轉，是楚曲名，終覺牽強難信。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張裕釗曰，廉猶論語古之

稱也。廉之廉，故曰死而不容自疏，非謂廉潔之廉也。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

王念孫曰，濯淖，疊韻，皆汚濁之稱。黃侃曰，俗本句讀如此，不容自疏無可解。淖，污泥三字皆釋爲泥，亦不合文法。當在死而不容斷句，與上文方正之不容句法正合。濯，通濁。（索隱：淖音濁）濯淖與污泥

意同。自疏直貫下文，謂自遠也。爲一句之動字，後人以不解灑字之故，遂至誤讀。

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王念孫曰：獲，廣雅尋也。言不爲滋垢所尋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尋，是也。錢大昕曰：滋與茲同。說文茲黑也。春秋傳：何故使吾水茲。 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增光可也。

自國風好色而不淫，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序，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皆以爲淮南王語。

史遷取以入傳。漢書淮南王劉安傳云：「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且

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王念孫云：「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論語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語作傳。 使爲離騷傳，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辨博善爲文辭，故使作離騷賦。若謂

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高誘淮南鴻烈解序，御覽

皇親部，引此皆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其言自信甚篤，幾使人信傳爲賦之轉誤矣。

游國恩曰：「其實非也。若謂荀悅漢紀高誘淮南解序所據漢書早於顏師古，則王逸所見，豈不

更早於荀悅乎？王逸固言，『班固賈逵各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也。』且離騷序，與漢書同一作者，離騷序亦云，『淮南王安作離騷傳，』更可證明傳字不誤。又考西漢時，絕無以詞賦論文風氣，尤無以書名或古人文章之篇名作題目者，安作離騷傳，不過是批評式之傳贊，如班固贊序之類，故且受詔，食時成書，若漢人作賦，往往經營慘淡，有至十年而後成者，數小時內，惡能竣事？游氏駁王亦頗有識，詳所著楚辭概論。然則史遷此段評語，蓋多採自淮南離騷傳序中，如韓愈張中丞傳後序：「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云云，據新唐書，則爲張澹李紆李翰等奏議語，而退之取以頌巡遠，此亦其類也。據俞樾評注楚辭，引陳深統計離騷全文，共二千四百九十字云。

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

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浙。張文虎曰：索隱本沒毛本並譌浙，依錢大昕校改。蔡本中統游王柯本並作丹陽，楚世家同。

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關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以六國年表及楚世家考之，張儀相楚，爲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楚懷王十六年；秦破楚師，虜屈匄，則其次年事；秦將據年表爲庶長章也。懷王許儀，閉關絕齊，楚世家張儀列傳載：「羣臣皆賀得地，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楚王不聽，於是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之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

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此段記載，詳於本傳，未聞屈原有所諫說，蓋已不復與聞國事。新序節士篇云：『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近人陸侃如言：『屈原之策，即指親齊與合從之政策也，懷王已知秦國狡詐不足恃，故召回屈原使如齊，脩舊好，時在懷王十七年，原年三十二歲，此時齊楚間既有屈原重新聯絡，秦自不敢小覷楚矣。』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

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昧本作昧，依梁玉繩校改。錢大昕曰：呂氏春秋作唐蔑，古文昧蔑通。

據世家，楚王釋張儀，爲懷王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唐昧，取楚之重丘而去，則二十八年也。蔣驥曰：「按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使楚，楚用鄭袖言赦之，儀因說楚王事秦，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爲且烹之，今縱弗殺，又聽其邪說，不可。』王曰：『許儀而得黔中。』卒許儀，與秦親，其文與世家及原傳小異。當以儀傳爲允，蓋是時楚弱秦強，非欲易地，曷爲分漢中以求和，至其不殺張儀，固惑於鄭袖之言，亦緣重去黔中地耳。』世家：「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六國年表作三萬。殺將軍景缺，王恐，乃復使太子質，齊以求平。」蔣驥曰：「是時秦所憚者，獨有一齊，故楚懷始與齊親，而張儀設詐以絕之，既合於齊，而秦復厚賂以要之，今之設質求平，蓋

有以深中秦之忌矣。原始爲楚東結齊援，誠良策也。十八年使齊之行，殆以原素睦於齊，欲令謝過，以復舊好，不幸又爲張儀連橫之說所愚，自後條合條離，反覆無定，至於諸國交攻，喪師無日，使原立朝，豈容默然而已哉？是時齊秦兩國爭爲雄長，屈原主親齊抗秦最力，雅與靳尚令尹子蘭親秦主義不合，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甚非原意，被放漢北，必在此時，而史乘失載。至是懷王以累敗之餘，使太子質齊求平，是屈原聯齊之計得，而獲戾權貴，亦益深矣。頃襄王時，再被斥逐，有以哉！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名橫。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據世家六國年表，楚王入秦，在懷王三十年；楚懷王亡之趙，趙弗內，在頃襄王二年；懷王卒於秦，歸葬於楚，則頃襄王三年也。諫懷王毋入秦，世家作昭，列傳作屈原，司馬貞謂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是也。近人謝无量 楚辭新論引劉師培謂：「昭姓源流不可考，後世亦無昭姓，惟屈、景二姓，是楚同姓，史記所載屈原、諫懷王，及使齊之言，戰國策皆作昭，無屈原名字，疑昭、昭即屈原也，古音本通。」愚按：莊子顯有昭氏之鼓琴，國策楚昭王時有昭奚恤，懷王時有昭陽、昭常，頃襄王時有昭蓋，襄王時有昭魚，漢書古今人表有昭廷，劉氏謂後世無昭姓，斯不然矣。且古傳記所據所聞，往往異辭，不妨兩存。左傳莊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之，臧文仲曰：「宋其興乎！」一段，韓氏外傳卷三，作孔子之言，豈臧文仲即孔子乎？諫懷王入秦者，當然非一人，史公於列傳世家兩載互見，所以廣異聞也，何庸置疑！至井研廖平，績溪胡適，直疑屈原古無其人，屈原文章，大抵

爲秦博士所作，務爲驚世駭俗之論，所持理由，人知其非，謝无量郭沫若既辭而辯之矣，茲不備論。

楚人既答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逐。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過也。易曰。井渫不食。集解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索隱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懷王昏愚拒諫，輕身投遠，令尹子蘭實有以促之，屈原之於子蘭既深惡痛疾，當時必有言論抨擊之也。吳汝綸謂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句遙接屈原既嫉之句，得其指矣。曾國藩謂聞之，聞屈原作離騷也，尙嫌稍遠事情。屈原在頃襄王時遷謫，年月史無明文，近人陸侃如謂：「懷王死於頃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時。」亦想當然耳。郭沫若據楚世家：「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倚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因謂：「懷王死後，三年之間，秦、楚斷絕邦交，屈原乃主絕秦之人，秦、楚邦交既斷，便是屈原主張已得勝利，在此時，無被放逐之理，至襄王六年，議與秦恢復舊好，七年，公然又忝顏事仇，原必力爭而遭失敗，故屈原之放逐，實在六年

或七年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抽思，『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其他志』，皆應指襄王初絕秦，而又改變之事，故橘頌以外八篇，與離騷天問，均爲襄王六七年以後，晚期作品。如陸說，屈原見放，蓋年幾五十一二矣。蔣驥曰：『涉江哀郢皆敍遷逐所經之地，涉江始鄂渚，終辰溆，哀郢始郢都，終陵陽。』哀郢云：『方仲春而東遷，』據此，又可知爲是年二月云。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揭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

而葬乎江魚腹中耳。

索隱，常流猶長流也。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屈原賦二十五篇，此爲二十五篇中之漁父也。史公取以作原被放江南

後實錄，前人固謂漁父非屈原之所作也。清崔述考古續說觀書餘論云：「周庚信爲枯樹賦，稱

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聞而歎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

則是作賦者，托古人以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托之相如，謝莊之賦

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

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謝莊幸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

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之所作耳。」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從略）

東方朔七諫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司馬貞據以釋懷沙之義，從無異辭。至蔣驥楚辭餘論，乃加考正，其說云：「史記原傳載懷沙之後，卽繼以懷石自沉，後世釋懷沙者，皆以懷沙石爲解，若東方七諫懷沙礫自沉，後漢高鳳傳委體淵沙，相沿舊矣。然以沙爲石，殊未安，李陳玉云，『懷沙，寓懷長沙也。』其說特創，而甚可玩。或疑長沙之名，自秦始建，且專以沙名，未可爲訓。不知山海經云，『舜葬長沙零陵界，戰國楚策，『長沙之難，』史記齊威王說越王曰，『長沙楚之粟也，』則長沙之由來，久矣。又遯甲經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路史雲陽氏處於沙，神農紀字於沙，黃帝紀南入江內沙，則以沙爲長沙，亦非無本也。』陸侃如曰：「懷沙乃屈原絕命詞，王夫之謂，『其詞迫而不舒，其思幽而不著，鱗音促節，特異於他篇』云，他篇表情多婉轉，此則愈痛快，而自殺之心，亦愈堅定，何則？以莫知其所臧，莫知其異采，莫知其所有，莫知其從容，時至

於斯，不死何待？故馬遷作傳，獨載此篇，故馮觀讀之，喟然嘆曰：「何其志之決，而詞之悲也。」

(俞樾評注楚辭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索隱本自投作自沈。王念孫曰：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是也。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屈原生年，前人皆推定於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前三四三）是年爲周顯王二十六年。至於

死於何年？黃文煥謂原死於頃襄十年；林雲銘謂死於十一年；陸侃如屈原年表謂死於九年；大

抵不甚相遠，如三子之言，則原享壽五十四五歲。游國恩屈原年表謂：「頃襄十四年四月，原自

澧浦東北行，至長沙，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則原壽且五十有九歲。郭沫若從王夫之論哀

郢爲襄王二十一年，楚爲秦兵所敗，郢都爲秦將白起所拔，東北保於陳城時所作。「白起攻秦，

史記僅言拔郢，燒先王墓，夷陵，而韓非初見秦，却言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

荆王君臣亡走，東伏於陳楚，國實已處於垂亡之形勢，故哀郢開首卽云：『皇天之不純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完全是國破家亡之情感，東遷卽東北保於陳城。又云：『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夏通厦，王逸注爲大殿，最爲正確，可以想見當時焚燒慘狀。如郭氏之言，屈子死於頃襄二十一年，享壽六十有五矣。（郭氏獨謂原生楚宣王二十九年，未知何據云然。）又謂：『涉江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古者七十曰老，是年紀亦甚相符。』然文人固喜稱老，魏文帝言已成老翁，但未白頭，其實才三十餘歲耳，此殊未爲的據，然則屈子究卒於何年？史乘無考，多聞闕疑可也。陸侃如云：『屈子自沉日期，有左列七種異說：

1. 春——見新唐書杜亞傳

2. 元夕——見文文山元夕詩

3. 三月——見舊唐書敬宗紀

4. 三月三日——見王績三月三日賦及沈佺期獨坐驩州詩

5. 五月五日——見荆楚歲時記及續齊諧記

6. 五月望日——見隋書地理志

7. 九月——見舊唐書穆宗紀

其中以五月五日之說，較爲普遍。雖有以此日紀念介子推（見琴操）或子胥（見曹娥碑）者，然就懷沙『孟夏』二子考之，以端節紀念屈原，當屬合理。『水經注湘水篇云：『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又西逕玉笥山，又西爲屈原潭，卽汨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

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淵北有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於湘，春秋之羅汭矣，世謂之汨羅口。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長沙羅，引盛弘之荊州記云：「沿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原潭，屈原自沉處。」羅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東北七十里，汨羅山孤峙水中，其上有屈原墓，說本戴震屈賦通釋。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司馬貞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

皆好辭。而以賦

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有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今據王逸楚辭章句，載九辯與招魂二篇，文選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五篇，古文苑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六篇，嚴可均全上古文載高唐對一篇，除九辯一篇可信外，其餘十三

胡適益推波助瀾，謂「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可斷定此篇爲後人雜湊而成。」當時卽有徐旭生謚言其非，作天問釋疑，郭沫若亦以胡說爲活天冤枉，謂「天問乃空前絕後第一等奇文，但文中幾許傳說，自來不得其解，如『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邑，牧夫牛羊……恆秉季德，焉德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敍在殷代先公內，近代王國維由安陽小屯發掘之殷代卜辭中，發現殷之先人中，有王亥、王互與季之名，始揭穿此中該恆季等字之啞謎。更證之以山海經、竹書紀年種種新舊史料，參互證明，方知該王亥、殷王子亥，通是一人，而有易與有扈，亦爲傳聞而異其辭，一國族耳，卽此一端，已足證明天問一篇，斷非後人所雜湊明矣。」史遷稱招魂爲原作，必有所受，本無異辭，至王逸乃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自是之後，無不以此篇歸之宋玉矣。黃文煥、林雲銘、蔣驥皆駁王逸，仍主史遷。吳汝綸云：「懷王爲秦所虜，魂

亡魄失，屈子戀君而招之，盛言歸來之樂，以痛其在秦之愁苦，古今解者，並失之，或云諷頃襄荒淫，亦非本旨。」又云：「劉勰辨騷摘『士女雜坐』『娛酒不廢』等句，以爲屈原異乎經典之據，則固不謂此篇爲宋玉作矣，誤雖沿於王逸，沿之者昭明也。」此論最確，近世雖陸侃如仍力擁王逸之說，振振有辭，實偏見也。

原书空白页

屈原別傳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

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

嘗遊沉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瑰僂

魄，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

晚益憤懣，披素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並絲葉，皆其遺風。

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珣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珣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秭歸鄉，北有女媧廟，至今擣衣石尙存，時當秋風秋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噫異哉！

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鬻熊雖久不祀，猶時仿佛占斷於江潭澤畔，兼葭白露中耳。

原书空白页

離騷韻譜

兮

孔廣森曰：「兮唐韻在十二齊，古音未有確證。然秦晉斷斷兮，大學引作斷斷兮，似兮音義相同。猗古讀阿，則兮字亦當讀阿。嘗考詩例助字在韻句下者，必自相協，若墓門之止同用，北門之哉同用，采芣之矣同用，皆之哈部字也。兮字在施丘君子偕老，遵大路皆與也字同用，今讀兮爲阿，於也字正相類。又九歌愁人兮奈何，願若兮無虧，天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虧字亦五支之字，當改入歌戈者，說文本从亏，或从兮，未必非兮聲也。」

【庸】

廣韻
三鍾。

【名】

廣韻十四清。○段玉裁音韻表云：「本音在十一部，離騷合韻均字，天問合韻天字。」

【能】

廣韻十六哈，十九代，又入十七登，四十三等。○段玉裁云：「古音在之部。」

陳第云：「古音泥。」

【與】

廣韻
八語。

離騷韻譜

【降】

廣韻四江。○陳第曰：「古音洪。」顧炎武曰：「古音戶工反。四江古與一東二冬三鍾通爲一韻。」

【均】

廣韻十八諄。○江有誥云：「此真耕通韻。」

【佩】

廣韻十八隊。○陳第曰：「古音皮。」○段玉裁曰：「古音在之部。屈賦四見，今入隊。」

【莽】

廣韻十姥。○陳第曰：「古音姥，馬亦音姥，二字義異，實同。漢有馬何羅者，明德皇后惡其先有叛，以莽易馬，號

【序】廣韻八語。○方纘曰「古語與純同韻。」

【度】廣韻十
一暮。

【在】廣韻十五海。○陳第曰「古音止。」

【路】廣韻十
一暮。

【隘】廣韻十五卦。○陳第曰「古音益。」

【武】廣韻
九疑。

【舍】廣韻三十五馬，四十禡。○陳第曰「音暑。魏了翁云六經凡下皆音虎，舍皆音暑，易乾象，潛龍。」

字不改音也。

【暮】廣韻十
一暮。

【路】廣韻
同上。

【莖】廣韻同上。○張德純曰「說文莖本同芷。支矢切。今以在讀七里切，音如莖，則與本篇與理字為韻者，正矣。」

合矣。

【步】廣韻
同上。

【績】廣韻二
十三錫。

【怒】廣韻十姥。○陳第曰「上聲。」

【故】廣韻十一暮。○方東樹曰「關雎正義云，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南有喬木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詩騷多。」

勿用，下也，見龍在田，舍也。○
方纘曰：「又去聲讀若成。」

【他】

廣韻九歌。○陳第曰：「古音拖。」

【晦】

廣韻四十五厚。○陳第曰：「古音米。」○
段玉裁曰：「每字古音在之部，讀如米。」

【刈】

廣韻二十廢。

【索】

廣韻十九鐸。○陳第曰：「古音素。」○
魚引古語云：「枯魚銜索，幾何不蠹。」

方纘曰：「轉去聲則音素，禮記中庸索隱行怪作素隱。」

【急】

廣韻二十六緝。

【英】

廣韻十二庚。○陳第曰：「古音央。」○
顧炎武曰：「說文英从艸，央聲。」

【藥】

廣韻四紙。○陳第曰：「古音里，沈約聲類藥在紙韻，見六朝時猶有古音也。」

離騷韻譜

此例，此上舍字讀去聲，與此故字爲韻，不與上武怒爲韻。」

【化】

廣韻四十禡。○陳第曰：「古音訛。」○
繫辭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宜音俄。」

【芷】

廣韻六止。

【穢】

廣韻同上。○陳第曰：「古音意，九辨招魂穢皆此讀。」

【妒】

廣韻十一暮。

【立】

廣韻同上。

【傷】

廣韻十陽。

【纒】

廣韻同上。○陳第曰：「古音徒。」

六七

【服】廣韻一屋。○陳第曰：「古音逼，蒲北反。」

【艱】廣韻二十八山。○姚鼐曰：「二句疑倒誤，蓋涕與替爲韻。」

威學標曰：「艱籀文作艱，故艱有喜音，與涕替豈悔爲韻。」

【莖】廣韻六止。

【心】廣韻二十一侵。

【錯】廣韻十一暮，又十九鐸。○方績曰：「四聲轉用。」

【時】廣韻七之。○陳第曰：「古音是，古時是通音，尙書時日曷喪，時是也。播時百穀，王肅作是，歛時

五福，馬融作是。」

方績曰：「古四聲轉用，韻補收入五寘，正與下態字韻。」

【則】廣韻二十五德。

【替】廣韻十二霽。○張德純曰：「說文立部作替，他計切，從竝从白，亦从毓，从日，俗作替，非而曰部替，又七感切，會

也，引詩替不畏，明音義俱別。」

【悔】廣韻十四賄。○陳第曰：「古音喜。」○方績曰：「古海與賄韻賄與止韻。」

【淫】廣韻同上。

【度】廣韻同上。

【態】廣韻十九代。○陳第曰：「古音刺。」

方績曰：「韻補收入五寘，古代與五寘之半同韻。」

【然】廣韻
二先。

【詢】廣韻四十五厚。○方
續曰：「古音古。」

【反】廣韻二
十阮。

【息】廣韻二
十四職。

【裳】廣韻
十陽。

【離】廣韻五支。○顧炎
武曰：「古音羅。」

【荒】廣韻十
一唐。

【常】廣韻
十陽。

離騷韻譜

【安】廣韻二十五寒。○方續
曰：「古寒與仙同韻。」

【厚】廣韻同上。○方續曰：「韻補收入八語。」○鄧廷楨曰：「詬音古厚音戶，乃改侯就處也。亭林頗持此論，然考之詩多窒礙，應讀如字，廣韻入四十五厚，不誤。即依韻補之說，亦當入雙，不當入語也。」

【遠】廣韻
同上。

【服】廣韻一屋。○陳第
曰：「古音逼。」

【芳】廣韻
同上。

【虧】廣韻同上。○顧炎武
曰：「古音去禾反。」

【章】廣韻
十陽。

【懲】廣韻十六蒸。○方續曰：「韻補併入十陽，攷之古無所見，蓋即據離騷耳。」○鄧廷楨曰：「詩聲類云：常本儻。」

六九

【子】廣韻九魚，又八語。

【節】廣韻十六屑。○段玉裁曰：「節本音在音韻表十二部，離騷合韻服字，此今韻即啣字，入職韻之所因也。」○朱駿聲曰：「節爲飾字之誤，與服字韻。」

【情】廣韻十四清。

【茲】廣韻七之。

【縱】廣韻三鍾，又二宋。

【狐】廣韻十一模。

字，漢人避諱，改爲常字，慎勿據以爲陽可通蒸也。」

【野】廣韻三十五馬，又八語。○顧炎武曰：「古音野，說文野从里子聲。徐鍇曰：野字經典只用野。楊慎曰：書云天籛，河圖在東序，王儉作禱淵碑，乃云饗東野之祕寶，野古序字也。據此野序同音，後人加土作墅，不適之甚。」

【服】見上。

【聽】廣韻十二青。

【詞】廣韻同上。

【巷】廣韻四絳。○顧炎武曰：「古音胡貢反，巷从共，傳聲，說文以爲邑中所共，是取其義而遺其聲矣。」

【家】廣韻九麻。○陳第曰：「家古音姑。」○顧炎武曰：「漢曹大家讀作姑，今乃音加，聲之遞變也。」

【忍】廣韻十
六軫

【殃】廣韻
十陽

【差】廣韻五支，十三佳，十四皆，九麻，
十五卦。○陳第曰：「古音礎。」

【輔】廣韻九夔。○郭延楨曰：「輔詩聲類以爲當入
姥，廣韻入九夔，誤。古音語姥同部，夔厚同部。」

【極】廣韻二十四職。○方續曰：「世人讀
極如擊，音誤，極與息同在職韻。」

【悔】廣韻十
四賄

【當】廣韻十一唐。○陳
第曰：「平聲。」

【正】廣韻十四清。○陳第曰：「古
音征，九歌九章皆此音。」

【圃】廣韻十姥，又十一暮。○方
續曰：「古四聲轉用。」

離騷韻譜

【隕】廣韻
同上。

【長】廣韻
同上。

【頗】廣韻八戈，又
三十四果。

【土】廣韻
十姥。

【服】已見
前。

【醢】廣韻十五海。○陳第曰：「古音以，說文从酉盃聲，盃
讀若賄，又案說文賄从貝有聲，有毛詩皆讀以。」

【浪】廣韻同上。
當當切。

【征】廣韻
同上。

【暮】廣韻十
一暮。

【迫】廣韻二十陌。○方績曰：「古音博，韻補入十藥。」

【桑】廣韻十一唐。

【屬】廣韻三燭。○陳第曰：「音注。」○方績曰：「廣韻音燭，轉去聲則音樹。」○鄧廷楨曰：「屬爲侯之入聲，角弓以韻附，附古讀浮書反，故蘇與後奏爲韻，具爲侯部之去聲，常棣以韻足，無羊以韻餽，孔氏段氏說並同。」

【夜】廣韻四十禡。○陳第曰：「古音裕。」○顧炎武曰：「禡韻當分爲二，半與三十八箇三十九過通爲一韻。」○方績曰：「古音豫。」

【下】廣韻三十五馬，四十禡。○顧炎武曰：「陳第引魏了翁云『六經凡下皆音戶，舍皆音暑，』不特六經，古音皆然。」

【索】廣韻二十一表。

【羊】廣韻十陽。

【具】廣韻十遇。

【御】廣韻九遇。

【子】廣韻八語。

【佇】廣韻
八語。

【馬】廣韻三十五馬。○吳棫韻補云：「馬滿補切，說文馬武也，怒也，史記索隱音姥，毛詩凡馬皆讀

如姥。」

【佩】廣韻十
八隊。

【在】廣韻十五海。○陳第曰：「古音止。」

【遷】廣韻
二先。

【游】廣韻十
八尤。

【下】見
前。

【好】廣韻三十皓，又三十七號。○鄧廷楨曰：「好漆書古文作攷，丑聲，應隸有勳。」

離騷韻譜

【妒】廣韻十
一暮。

【女】廣韻
八語。

【詒】廣韻七之。○鄧廷楨曰：「佩詒爲韻，乃志代同部，如上聲之止海也。」

【理】廣韻
六止。

【盤】廣韻二十六桓。○方績曰：「古桓與仙同韻。」

【求】廣韻
同上。

【女】廣韻
八語。

【巧】廣韻三十一巧。○鄧廷楨曰：「巧巧聲，與朽近，古音應隸有勳。」

七三

【可】廣韻三十符。

【遙】廣韻四宵。

【固】廣韻十一暮。

【寤】廣韻九遇。

【占之】

【有女】

【我】廣韻同上。

【姚】廣韻同上。

【惡】廣韻同上。烏路切。又十九鐸。烏各切。○方纘曰：「先儒謂一字兩聲，各有意義，如惡爲愛惡之義，則去聲，美惡之義，則入聲。顏之推言此音始於葛洪徐邈，自晉宋以下，同然一辭，莫有非之者。今考漢魏以前，無此音義，凡四聲之分止在發言輕重，非有膠執之見。」

【古】廣韻十姥。○陳第曰：「古音故。」○方纘曰：「古四聲轉用，說文古故也。劉向九歎入暮韻，與悟協，韻補併入九御。」

【慕之】張德純曰：「篇中惟此韻，不知所从，考古亦無據，朱子以爲兩之字自相協，又無此例，今仍缺之。」

【釋女】朱子曰：「有女之女如字，釋女之女音汝。」

【宇】廣韻九寒。

【異】廣韻七志。

【當】廣韻十一唐。

【疑】廣韻七之。

【迎】陳第曰：「迎音寤，迓也。吳才老讀，或謂恐是迓字之誤。」○方纘曰：「迎必迓之誤。漢儒讀御爲迓，迓御一字也，以迓入四十禡，誤。」○鄧廷楨曰：「江晉三亦謂當作迓音寤，詩聲類以爲迓有寤音，如莽之有姥音。」

【同】廣韻一東。

【惡】廣韻十一暮。

【佩】廣韻十八隊。○古音見前。

【芳】廣韻十陽。

【之】廣韻同上。

【故】廣韻十一暮。

【調】廣韻三蕭。○段玉裁曰：「調如稠，車攻以韻同字，離騷以韻同字，東方朔七諫以韻同字，皆讀如重，此古合韻也。」○郭沫若曰：「調與同，乃東幽合韻，所謂陰陽對轉之聲也。金文縞繆字，屢作繆，亦足爲調字古有東。」

【媒】廣韻十五灰。
○古音迷。

【舉】廣韻
八語。

【央】廣韻
十陽。

【蔽】廣韻十
三祭。

【留】廣韻十
八九。

【艾】廣韻十
五泰。

【長】廣韻
十陽。

【幃】廣韻
八微。

部音之
證。

【疑】廣韻
七之。

【輔】廣韻
九夔。

【芳】廣韻
同上。

【折】方績曰：「轉去聲則音逝，音制，說文逝
替皆以折得聲，劉向九歎韻同此。」

【茅】廣韻五肴。○鄂廷楨曰：「留入尤不誤，茅
才聲，白華二章以韻猶，廣韻入五肴，誤。」

【害】廣韻
同上。

【芳】廣韻
同上。

【祇】廣韻六脂。○方績曰：
「古脂與微同韻。」

【化】古音訛。
已見上。

【茲】廣韻
七之。

【女】廣韻
八語。

【行】廣韻十一唐，又十二庚，四十二宕，
四十三映。○陳第曰：「古音杭。」

【車】廣韻九魚，
又九麻。

【流】廣韻十
八尤。

【極】廣韻二
十四職。

【與】廣韻
八語。

【待】廣韻十五海。○陳
第曰：「古音持。」

離騷約譜

【雞】廣韻五支。○顧炎
武曰：「古音羅。」

【沫】廣韻十三末。○陳第曰：「古音迷，讀平聲，亦
音寐。」○段玉裁曰：「茲沫乃之脂合韻。」

【下】古音已
見前。

【糲】廣韻
十陽。

【疏】廣韻
九魚。

【啾】廣韻
同上。

【翼】廣韻
同上。

【予】廣韻
同上。

【期】廣韻
七之。

七七

【馳】

廣韻五支。○陳第曰：「古音駝。」○顧炎武曰：「馳从馬也，聲馳从貝也，聲蓋古也音移，與它

通。故蛇从它，亦从它。池从也，亦从它。」

【邈】

廣韻四角。

【鄉】

廣韻十陽。○按：屈宋古音考作邦，云「音崩，老子修之於邦，其德乃豐。」邦从邑丰聲，乃東韻中字，陳氏溺於方音，混合東陽爲一部，非也。」

【都】

廣韻十一模。

【蛇】

廣韻五支，九麻。○陳第曰：「古音陀，古亦音怡。凡覽古辭賦，在依上下文讀之可也。」

【樂】

廣韻十九鐸。

【行】

古音已。見前。

【居】

廣韻九魚。

參考書目

楚辭章句 王逸

楚辭集注 朱子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

屈宋古音義 陳第

楚辭燈 林雲銘

山帶閣注楚辭 蔣驥

離騷經注 李光地

參考書目

楚辭補注 洪興祖

楚辭辨證 朱子

離騷集傳 錢杲之

楚辭通釋 王夫之

離騷辨 朱冀

楚辭餘論 蔣驥

離騷節解 張德純

離騷集釋

離騷箋 龔景瀚

屈原賦注 戴震

離騷正義 方苞

楚辭音讀 江有誥

評注楚辭 俞樾

屈賦微 馬其昶

楚辭新論 謝无量

屈原 陸侃如

屈原 郭沫若

離騷詁 錢澄之

屈原賦通釋 戴震

屈子正音 方績

楚辭釋 王闈運

離騷補注 朱駿聲

楚辭選注 沈德鴻

楚辭概論 游國恩

讀楚辭 胡適

屈原與宋玉 陸侃如

離騷解詁聞一多

史記

文選六臣注

爾雅

釋名

廣韻

文心雕龍

元和姓纂林寶

日知錄顧炎武

參考書目

漢書

新序

廣雅

逸周書

說文解字

古文苑

合校水經注王先謙

觀書餘論崔述

讀書雜誌 王念孫

史記志疑 梁玉繩

史記札記 張文虎

音學五書 顧炎武

六書音韻表 段玉裁

古文辭類纂校勘記 顧藹吉

古文詞略 梅曾亮

文選拾藩 李詳

古麻管窺 劉師培

經傳釋詞 王引之

拜經日記 臧庸

廿二史考異 錢大昕

點勘史記 吳汝綸

詩聲類 孔廣森

古文辭類纂 姚鼐

七十家賦鈔 張惠言

桐城吳氏古文讀本 吳汝綸

經史百家雜鈔 曾國藩

札迤 孫詒讓

制言 章炳麟

後記

余爲應廬師諸生之請，撰離騷集釋，既卒業，商務印書館且爲印行矣。既而讀聞君一多敦煌舊抄楚辭音殘卷跋，傅卷藏巴黎圖書館，王君重民始發之叢殘中，其離騷經注，厯存殘卷者，文字徃徃尤古於今本。如日忽忽其將暮，暮卷作莫；望崦嵫而勿迫，崦嵫卷作奄茲；吾將上下而求索，索卷作索；雄鳩之鳴逝兮，雄卷作鳩；好蔽美而稱惡，稱卷作傅；何所獨無芳草兮，草卷作艸；世幽昧以眩曜兮，眩卷作眩；恐鶉鳩之先鳴兮，鶉卷作鶉；精瓊靡以爲棖，注精鑿也，鑿卷作鑿。王君要據卷中「鴛案」郭本云者，定爲隋釋道騫楚辭音郭璞楚辭注之子遺，聞君鈎稽祕文，又爲校勘記，載於二十五年四月二日吉光片羽，信足珍也。而餘杭章炳麟近刊蕙漢閒話謂「解佩續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注，蹇

脩伏羲氏之臣也。攷上古人物，略具古今人表，不見有蹇脩者，此蓋以古有宓妃，故附會言之耳。今按蹇脩爲理者，謂以聲樂爲使，如司馬相如傳所謂以琴心挑之。釋樂徒鼓鐘謂之脩，徒鼓磬謂之蹇，則

此蹇脩之義也，古人知音者多，荷蕢野人，聞擊磬而歎有心，鐘磬可以喻意明矣。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制言第十四期。亦屬

新解。余於屬蹇既成之後，始獲見之，未及采入本書，故附著於此，用目彌補聞見未周之憾云。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九日衛瑜章識。